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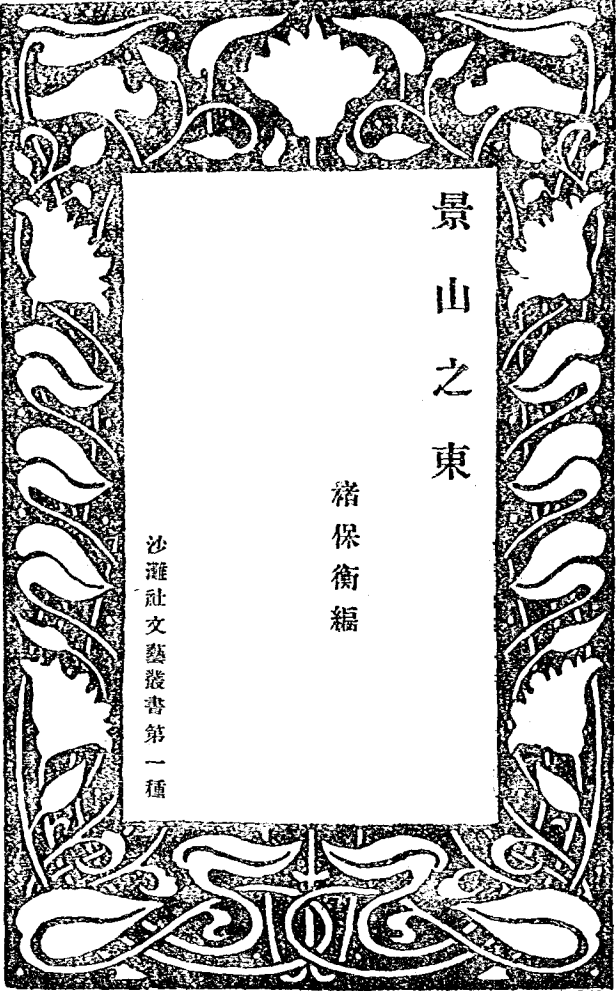
東 之 山 景

述
文

圖 書 叢 藝 文 社 滙 沙 園

景
山
之
東

沙
灘
社
出
版



景山之東

緒保銜編

沙灘社文藝叢書第一種

自序

——楚——

「景山之東」是一個大學生追想他六年來過去生活的片斷的記錄，僅僅是些留在他的記憶中間的平淡，空漠的事實和感想。這些事情在他一生都成爲消滅不去的痕迹；他所以不能不寫出來，因爲他實在是留不住在心的底下。

六年前，一個十九歲的少年，這本書的主人公，單身從S埠跑到北京來，在他自己簡直以爲是冒險的遠征。他對於S埠雖則沒有特殊戀念的人物，可是十年的第二故鄉，總覺得有些依依不捨的光景。回想當時在S埠含着淚上車的情形，真好像就在目前。一個寒飈颯的冬

夜，他冷冰冰的混在旅客裏面，眼看着朦朧的S埠的夜景，愈離愈遠，患着Horse-shoe的他，在急行列車中坐着，心裏委實有說不出的難過，幾乎整天都沒有進飲食——實在是難以咽下去。

他初到北京的時候，的確時常要感到靜寞。他纔離開那樣繁昌的S埠：電火閃爍的市街，歡娛徹夜的跳舞場，奢侈技巧的Show window；依舊緊緊纏繞在他的記憶中間。在全校裏，除了一個S埠Y學校的同學以外，簡直沒有相識的人，人家也不大理會他；如是就更使他覺得孤單所給與的岑寂。但是，後來他漸漸和同伴，環境熟識起來，漸漸接觸到三千人的羣衆生活，漸漸消滅了盤據在腦筋裏的物質的幻想；他就得着許多新穎的興味；於是這廣漠的北京城，他也很習慣着而幾於成爲他的第三故鄉。雖則，北京是決計比不上H城的清幽，S埠的繁昌，可是他似乎也有同樣或者更深的感情；六年的大學生活，就

完成他一生最有意義的一段落。

如今，他又要和六年來的親密伴侶告別了。沙灘的足印，北河沿的水聲，在他都快成夢裏的印象！平時他坐在不舒服的教室的椅子上，心裏總很厭惡，恨不早早的離開；但是現在他却不忍和牠分別去。四週看起來，都是可愛的東西，都是戀戀難捨的伴侶；可是他不能不走了！

朋友的離別，至少要留着些紀念。他祇好留着他六年來的隨筆——景山之東——做離別的小小贈物。他雖則要到新的地方去找新的生活，可是他心裏是永永愛着他的舊同伴，永永念着他的舊同伴。他希望將來在生命的大流中間，大家都有重複携手的日子；他實在是天天盼望着！這是他深深記住的 Leonid Andreev 的幾句話：

『來呀！讓我們連接着手罷！我愛你們，我愛你們……』

一九二四，三，十八，
記於北京。

目錄

——景山之東——

一	景山之東	三
二	環境的一瞥	一〇
三	沙灘畔	一八
四	四公主府	二五
五	灰色的圓拱門	三〇
六	群衆化	三五
七	音樂的娛享	四〇
八	到民間去	四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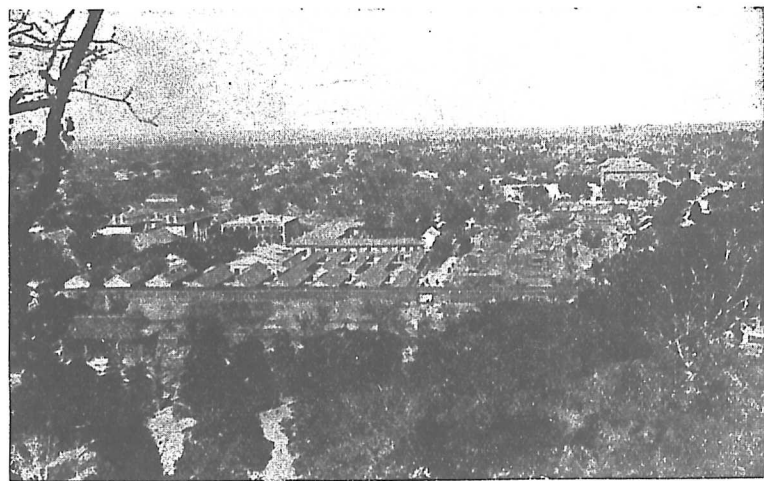
九	盲詩人的印象	五一
十	畫室裏	五七
十一	面紅耳赤的一個下午	六一
十二	戀愛的故事	六六
十三	我的眼中的大人物	七二
十四	克翁的紀念	七七
十五	怯者！	八二
十六	普遍的藝術	八六
十七	初次的赤旗	九〇
十八	一個朋友的描寫	九四
十九	講義及其事件	九九
二十	風沙中	一〇五

二十一	公寓漫畫的一幅	一一〇
二十二	A 宿舍前的一夕話	一一五
二十三	戰後	一二一
二十四	N 國的忘命客	一二六
二十五	兩個哲學家	一二九
二十六	進德會	一三四
二十七	舞台的生活	一四〇
二十八	二十五年	一四五
—— 沈 默 ——		
一	『你的現象使我憂愁』	一五三
二	擲骰的運命	一六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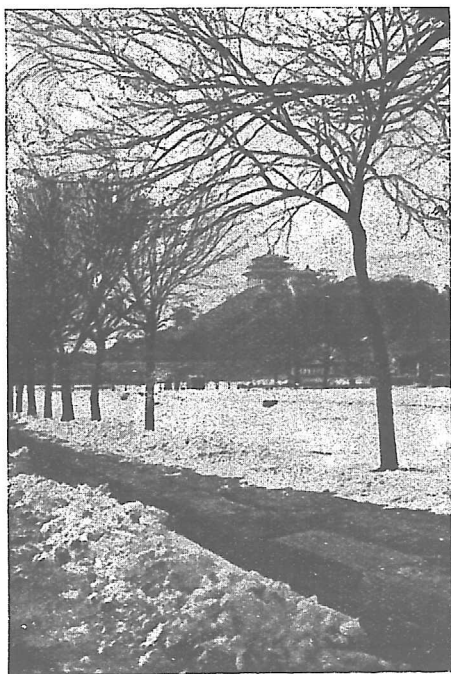
三	入學的第一天.....	一七六
四	關於R先生的一段紀載.....	一八三
五	太陽落山的時光.....	一八六
六	一封給Miss X—的信.....	一九四
七	政治活動的一幕.....	二〇〇
八	夢的回想.....	二〇五

重 要 的 插 圖

- 一 景山之東
- 二 雪後的景山
- 三 馬神廟的斜陽
- 四 北河沿——春水
- 五 北河沿——靜的午
- 六 驢背的盲詩人
- 七 蔡校長和他的新夫人
- 八 吶喊
- 九 山格夫人
- 十 『到民間去』



東 之 山 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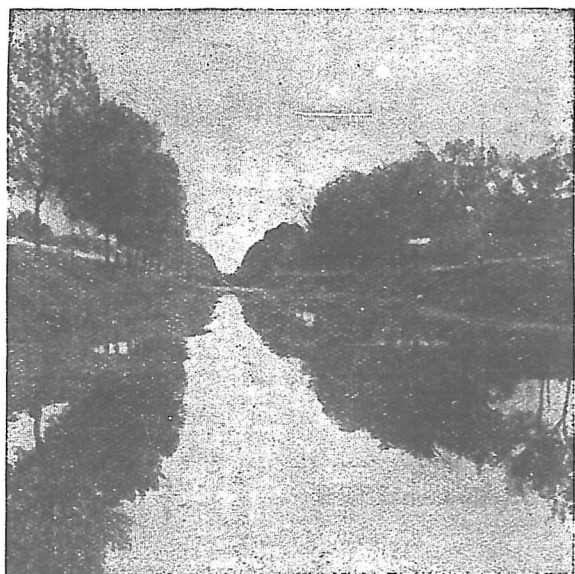
景 雪
後
山 的



馬神廟的斜陽



河北沿一春水



北
河
沿
—
靜
的
午

山夫
人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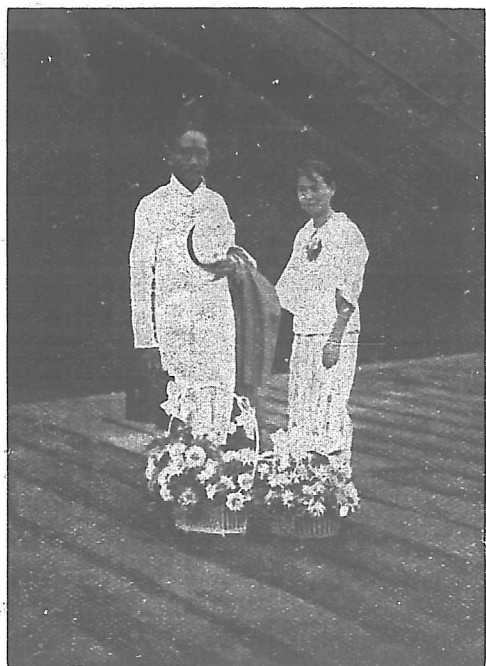
山夫

盲驢
背
人的



口
响
喊
口

口 幕一 的 動 運 衆 群 前 門 華 新 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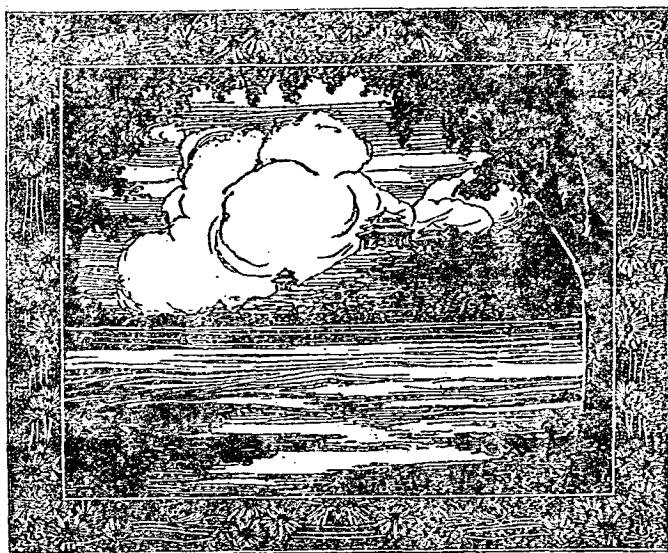
■ ■
其 蔡
新 校
夫 長
人 及
■ ■

ЗАРАВСТВУ ★
 СОЮЗ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МУ
 СТУДЕНЧЕСТВУ
 ТРУДЯЩИМИ-
 СЯ МАССАМИ
 — 1^о МАЙ 1928.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МУ
 СТУДЕНЧЕСТВУ
 ПЕТУРСКОГ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 ОТ СТУДЕН
 — ТОВ МОСКВЫ.

『到民間去』
 莫斯科學生會贈給
 北京大學學生的禮物

奉獻給我的祖國

一 楚



卷上

東之山景

作楚一

景山之東

— 卷頭詩 —



景山之東，

有我的美麗像海倫 Helen

溫柔像小山羊的情人；

她天天伴着我，

呀，我怎能忘記——

密糖般甜的口唇，

蘋果般紅的面頰，

清水般的眼睛，

醉人的歌喉。



景山之東

有我的捨不得離開的情人；

她天天和我携着手，

看血一般紅的太陽，

從東方慢慢升起來，

又漸漸沉落到山之西方。

景山之東，
有我的可以鼓勵我的情人；
她天天敲着文化之鐘，
清銳的鐘聲，
喚醒了我午睡的迷夢，
好像在說着：
「時候到了，
起來罷！」

景山之東，

有我的願把生命供獻給她的情人；

她懷着高貴過於聖經的教訓

懇切的指引我，

她拿了革命的花朶

鄭重的交給我；

她永遠得着我的熱愛和敬崇。

景山之東；

有我的聖潔像上帝

歸於一切人類的情人；

她愛我的同伴和愛我一樣；

她也永遠得着

他們的熱愛和敬崇。

她揮着紅旗，
要我們站在戰線的前面；
打着戰鼓，
要我們勇敢的前行；
我們都是無言聽從，
爲了——
火一般燃燒在心裏的愛情！

環境的一瞥



環境的一瞥

九月初，綠蔭依舊是濃密得很；河畔青碧的柳絲，有幾條垂到水面上，微風吹來的時候，就一圈圈的起了不少的水渦；這正是我六年前到北大時最初得着的醇和的印象。北河沿的潺潺的水聲，蕩漾的樹影，雖則遠沒有我的故鄉水景的清麗，在枯寂的北京城裏，我以為不能不算牠是僅有的風景。清晨的時候，高傲的駱駝，照着初升的曉日的微紅，延着河沿，成群結隊的經過，丁丁作響的鈴聲，我是天天習聞慣了。夏天的晚上，閑閑的蛙鳴，整宵不息，在沈寂的夜色裏，也可以驅除不少他鄉的寂寞；到了蕭條的深秋，柳葉被風吹散在河沿，密密層層的鋪着，踏上去的時候，好像踐到柔和的厚茵：這是我六年

來常常享受到的自然的賜與。

在我未來北大以前，我早就知道有和北大有很深遠的歷史關係的馬神廟。我先前從圖畫上看到北大的宏麗的建築，心裏總想像馬神廟也是一所偉大的古剎。但是我到了這個地方，人家指給我說，這就是馬神廟；我實在不敢相信——我不相信這有名的廟宇已經破敗到如此地步。殿椽，佛像的輝煌金漆，都自然的剝落了，墮着些泥土，朽木，聳立在敗壁中間；至於鐘鼓之聲更早就絕響了。不過牠無論破敗到什麼地步，牠的名字是終於不會被遺忘的，提起了北大，誰都要聯想到馬神廟；牠們倆一定是永遠親密的伴侶了：我是時常在這樣想。馬神廟前面的公共水井，不能不使我常常去留意牠；從我到北大以至現在，總看見那個水夫用着力在打水。不論是嚴冬和盛暑，他總是裸着上體而汗不住的流下來。他的肌肉過度發達的手臂，顯露着他已經是一

個久於勞働的人，刻苦的人。他的持久和機械化的精神，就在僅僅過着『半現代』的生活的人們也要驚訝；我於是明白：散播在全世界的華工爲什麼要受着人家的嫉視和排斥。

靜悄悄的聳立在北大西邊的景山，已經有幾百年悠久的歷史。在往昔民族革命心理最普遍的時代，人們經過了景山，總要興起些感慨和憤恨；牠早已被稱爲『明末遺恨』的紀念地了。牠現在由清室的內務府管理着，在這裏保存了他們最後一點的帝王的微末的權威。平時，景山之門是封鎖着的；不過逢到重大的季節和典禮的時候，我也曾經進去過。牠雖則有引人的歷史的背景，可是山上的五個亭子，早已和馬神廟一樣的破敗，蔓延不刈的荒草，已經把路徑全遮沒；不值得遊客的留戀。我不過爲的要上去看看北大和牠的環境的景象吧了。從景山東望下去，北大全校幾乎都在目前：最近的是金碧燦爛的B院，屋

字，房舍都看得很清楚；宏壯巍峩的『大樓』，在晴明的天氣，也還歷歷可辨認；至於C院則距離太遠，目力便不及了。

B院門前的東山東街，雖然不是鬧市，却已是塵囂萬分，充滿着不平安和嘈雜的空氣。我在早晨從A宿舍到『大樓』的時候，景山東街是必經的道路。天天總要聽到綿羊被宰殺時的哀鳴，看見羊皮熱騰騰的被剝下來，真使我難受而發着戰慄。常常接觸到這種殘酷的屠殺的光景，竟使我的神經的感覺也遲鈍起來，後來聽見或者看見了，也就和圍着在看宰羊的人們一樣，若無其事而不覺得有什麼可憐；環境的確是已經征服我了！

沙灘是一條灣曲的小巷；A院在牠的東口，所以就被稱爲『沙灘大樓』。這一帶地方實在太喧鬧些，食物的攤子幾乎擺滿在地上。人們蹲着在攤子的旁邊，吃着，喝着；野狗幾條也在看着，或者享受些

殘骨。在那裏，好像是已經打破了人獸的界限，人見着狗並不覺得可厭，狗也是搖着尾而沒有吠聲。這樣回復到原人時代的生活，又使我想到現代人類對着人類，或者人類對着獸類的猜忌是怎樣的深重。

物質的不發達，在這許多地方真覺得太利害些。現代精神文明的衰頹，果然使人們都在嘆息；但是太和物質離遠了，的確要使我感到異樣的不舒服。在景山東街，沙灘以及許多附近的地方，難得找到幾家使用電火的商店，在沒有月光的死滅的黑夜，行路真是一件最苦的事情。我第一年在A宿舍的時候，夜間要到「大樓」上法文班，路上總受着半明不滅的路燈的戲弄，至少要和行人互撞好幾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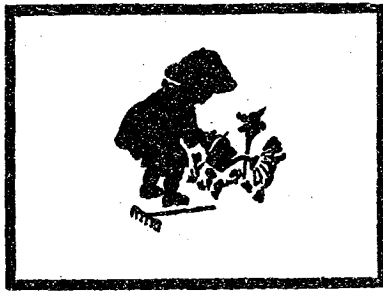
大學的鄰週，除了消費公社和出版部以外，竟難得看見有販賣書報的地方。我常想找一個舊書攤而終於找不到；這件事情真使我興起意外的詫異。商人們簡直意料到大學生中間，書籍這類東西是難以多

銷的。他們從那裏得來的經驗呢？

生活着在這樣的環境的中間，當然要使我感到叫囂和荒蕪所給與的苦悶。雖則有許多地方，我自己知道已經是被征服者，毫不感覺到什麼了！在物質上，湫隘的賃屋，粗惡或者美味而不乾淨的食物，都是我實際生活中間最難受的地方。還有粗暴的屠夫的呼聲，糖果販賣者的叫喚以至於醜惡化的市街的景象，即使有北河沿美麗的風景去和諧牠，也要使我精神上朝夕受着些不安和戟刺而無法避免去。

春去了，夏來了，天天接受着這種單調而且不美的印象——至少是一部分的印象，免不了要引起我的精神的疲乏而有時竟至於厭惡。這是真的事情，許多朋友都是如此說。但是逢到將要和牠離開的時候，我總要，像和情人離別似的，依依的戀着而不忍和他分手。雖則牠依舊是叫囂和荒蕪，我却以爲牠已經是常在睡夢中想念到的豐麗而且優

美的地方了！



三

沙
灘
畔

沙灘畔

巍然高聳在沙灘畔的A院，『沙灘大樓』，的確是北大的特色。殷紅的牆磚和屋頂，襯着牠的灰色的背景，是很顯明而很惹人注意的。從鐵製的大門進去，經過了一道夾着短樹的水泥路，就踏到『大樓』的正門。『大樓』的建築，不見得十分堅固和講究，從落成到現在不過六年，牆壁都已現了深大的裂痕；並且還蓋過了一次屋頂。門窗和地板的油漆，也早就黯淡無顏色。不過，大家都相信『大樓』是幸運兒，因為牠已經逃過了兩次垂成的火災——燬滅文化的大火災！

我六年來的大學生活，有大部分是消磨在『大樓』中間。初到大學的那一年，『大樓』正完成牠的建築工程，在這六年中間，除了長期的

假日外，我幾乎沒有一天不在樓梯上留些足印。樓梯旁的欄杆，是我和朋友們下課後談話的地方；這幾分鐘倚着欄杆的談話，真覺得是每天最有趣味的事情，什麼人物的論斷，書本的批評以及其他或大或小的問題，都是我們閑話的資料；有時，因此，或者簡直把上課的鐘聲也不聽見了。

自從我遷居到K胡同以後，我和『大樓』就好像有些微的隔膜；每天要分去幾十分鐘在路上，不免要和牠減少不少親熱的時候。可是我對牠的熱愛是一點也不減，我去的時候，總是急急忙忙，延路的人物，怎麼都不大留意，心裏祇想早些到；我爲了上課，在家裏總難得從容的吃過一餐飯，同卓的人都耍笑我，說我是忙着要去會情人。不錯！我實在是去會情人——歸於一切人類的情人。

『大樓』本來是預備做宿舍用的，所以房間都很狹小，在甬路走着的

時候，真覺得有些 *Bois* 的風味。爲了校舍缺乏的原因，就把牠改做上課的教室和辦公機關，打通了三四間小房的牆壁而合成一間教室或事務室。因此，我第一天到「大樓」上課的時候，心裏懷疑着：爲什麼每個房間都開着這許多的門窗？在冬天，教室裏裝着的傳熱管 *Radiator* 總嫌太多——本來是供給三四個房間的熱汽用的；所以在人滿的時候，我常受着一種說不出的悶熱，如果沒有因爲木料乾縮而露出的門窗的縫隙，那就真要忍不住了！在「大樓」的第一層是北大的圖書館。這樣的建築不適宜於圖書館的應用，實在是顯而易見的事情。八間狹小的閱覽室，在那裏擠來擠去，倒也不介意，祇是藏書的缺乏——尤其是外國文的書籍——使我很失望。有時偶然要找幾本很普通的 *Maupassant* 的作品，可是在書目裏查遍也見不到。當蔡校長第一次歐行的時候，曾經有過一種偉大的圖書館的建設的企圖。在許多雜誌裏常看見關於這理

想的新圖書館的記載：

「這新圖書館的房屋，當在第一院大樓的東部。長三百五十英尺，高有五層，建築統依西式，紅磚的牆上把深紅色的磚片來裝嵌。低平的屋頂仿照歐美的古式，青石做柱和裝飾，窗戶都染白色。全部的建築，有避火的能力，裝着金屬製的空心門戶。最下一層要裝置熱汽機，那是不用說了。」

閱報室可以容納五百人，就把這次捐款最多的人的名字做室名。另外還有六間研究室，登錄和分類室，以及能够容納一百人的雜誌室，都仿美國大學圖書館最近的方法來布置，也把捐助鉅款者的名字做室名。儲書庫能容書十七萬冊，將來還要擴充到三十萬冊。房屋的第二和第三層統由圖書館佔用，把末層作爲管理處；中間還有應接室，會議室，俱樂部和文牘室。」

我於是天天在等着這宏麗的計劃的實現；可是這理想的圖書館終於因為募捐的失敗而完全沒有辦到，竟成爲我們的睡夢中的事情了。

北大的學生會和牠的光榮的過去的事業，在北大或者中國的歷史上，至小要佔着一個小小的地位；這是誰也應該承認的。牠的遷徙不定的會址，如今是移到『大樓』的二層樓了。凡是一種運動發生的時候，學生會一定要忙幾天，幹事們都放棄了功課，整天到這裏來坐着籌畫進行的事件，至少要熱鬧好幾天。起初我自己有時也跟着在奔走；可是對於這類的事情，在後來，總覺得沒有多大的興味。我願意看着人家因幹事得力的緣故而享受大名，我很高興去頌揚人家所興辦的事業；不過要我坐了許多時候去討論，爭辯一個簡單的問題，或者修改什麼繁重的章程，就覺得十分厭惡了。

在地底下的 Basement，是出版部的印刷工場。我天天看着的整潔

清楚的『大學日刊』和一切其餘的北大出版物，都是產生在這裏的馴服的印刷工人之手。他們傳達新聞給我們，供獻學術給我們，替革命者宣揚呼聲到民衆的中間；他們已經切實的做了無數偉大的事業了。我走進『大樓』聽到閣洛的聲浪的時候，心裏總要想起他們忙着每日十小時以上的勞働是怎樣的辛苦！他們的工資是怎樣的菲薄！踐踏在他們頭上的人們真應該感謝，讚美這許多默然的地底的努力者！

四
公
主
府



四 公主府

在全校這許多建築物的中間，B院要算是最華麗的地方了。本來這是清代的四公主府。雖則後來經過了幾回的改造，沒有留着給人家憑吊的舊物，可是我走進去的時候，偶然想着牠是故宮的遺址，總不免要興些感慨。一九二二年的中間，B院經過了一重徹底的改造，和我最初到北大所見的景象是不同的。在改造工程進行的時候，常常看見B院的L先生，騎着自行車，穿了工程師的衣服，親自來監督着。他的計劃和成績，實在是值得贊美；許多美術化的東方式的新建築，常常給參觀的人們起一種驚訝，以為在中國是很難得見到，雖則工程並不十分的浩大。

大教室可說是這次改造的重要的成績。如果不是眼見的事情，我決計想不到這就是從前四公主府破舊的大殿。從門窗，牆壁以至於地上的方磚，完全都改造過了。紙糊的窗，都換了不透日光的玻璃；屋頂的彩繪，也重新畫過。走廊上挂着四盞東方化的電燈，教室裏的電燈，也都套上了黃色的紗罩，四面垂着絲纓；這完全是在北京用手工製造的美術品。講座也造得很精工，後面的牆上，安放著兩塊黑板，把軸推上，就顯出自來水的管子和白磁的水槽，可以供科學實驗的應用。這間教室裏充滿着藝術化的空氣，在裏面坐着聽講，一點也不感到疲乏。在這裏我已經聽過了不小有名學者的講演，如同杜里舒的『生物哲學』，愛羅先珂的『俄國戲劇』，都是不容易再聽到的。

大教室前面綠絨般——當然是指夏天而言——的草地，也是改造以後的新產物。一塊圓形的廣場，四面用矮松圍繞着，中間闢了幾條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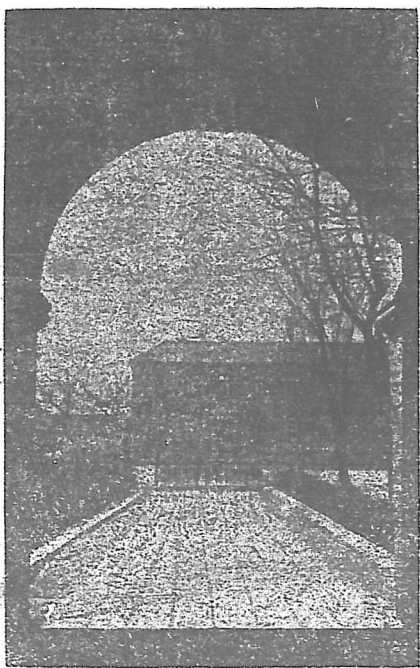
，在正中心的地方，有一個噴水的 Fountain。在夏天，當夕陽初下，樹梢上反映一點殘霞的時候，我們的足跡就常到這個地方。我坐在 Bench 上面，對着八九道受晚照射着的水線，總要深深的出神。這時候腦筋裏什麼都不想到，祇覺得有『現在』存在着；我忘記了我的過去的身世，我忘記了我的空漠的偉壯的夢想；什麼都忘記了。

在 B 院，有一間小小的歐式的平屋，實在是全校最可紀念的地方。最初是校長室，自從『大樓』造成以後，校長室就搬過去；所以『五四運動』以後，這間小屋就由學生會佔用了好多時候。在群衆運動發生的前一晚，這裏就充滿着生機，充滿着激昂的空氣。做旗幟，印傳單，分配職務，幹事會議，差不多都是在此辦理的。有時到夜深一二點鐘的時候，還可以看見幢幢的人影，在白熱的電燈底下，忙着往來。我在那時正是一個 Freshman，對於這種壯快的生活，自然是覺得有

興趣而忙着一同在奔走了。

B院是科學學生萃集的他方；關於純粹科學的各學系，都包含在此地。走進大門就可以聞到許多從實驗室裏吹出來的化學藥品蒸發的氣味。這種氣味在文學學生的鼻子裏，當然是很討厭而聞不慣；所以B院，在我的大學生活中間却是接觸得最少的地方。我和牠的感情總比不上『大樓』的深切，雖則牠是更華麗，更燦爛。

灰
色
的
圓
拱
門



灰色的圓拱門

從藏在濃密的柳陰之間的灰色圓拱門進去，就是北大的C院。在最初，這是譯學館，從字面上，我們就知道牠是教授方言，養育通譯人才的地方。在守舊的北京人口中，現在仍舊稱牠為譯學館；這名字，二十幾年來習慣的喚着，幾於是誰也知道。在稱爲法科的時代，大家都說牠是北大最沒有精采的地方，因爲政客和官僚的惡風，已經很普遍在這一部的學生中間而貽北大不少的羞辱和詛咒了。現在，自從蔡先生努力的把牠重新整理起來之後，牠於是也就成爲一個重要的學術的機關了。

一九一八年的七月初，在這地方，我和北大開始認識起來。舉行

入學試驗的那一天，我和許多新學生，聚集在『新樓』的前面，等那位戴着藍色眼鏡，長着『美髯』的乙君點名分卷子；六年前的事情，好像不過是一瞬，這些景象依然很明清的呈顯在我的眼簾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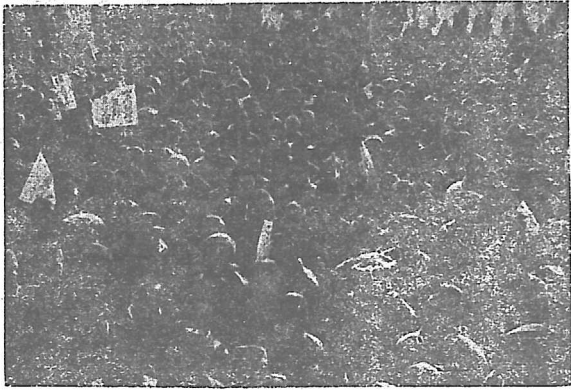
C院，在全校也許算是最清幽。全院遍種着各類的樹木和花草；許多半歐式的建築，也很顯出些特殊的風味。『苑圃』是蔡先生和許多教授發起造成的一個雛形的花園，位置在C院的中間，雖則僅僅種些很平常的花草，可是在北大也算是一處引人的地方了。

第一年，我曾經住在C院的大操場，穿了長衫做兵式的體操；這真是可笑的事情。那時候大家對於體育簡直是沒有人注意到；所以文弱的北大學生，竟於成爲許多報紙諷刺的好資料。這種現象，現在是沒有了；近來北大的體育事業，居然已經有逐漸發展的傾向，有一時，北大的足球隊，也曾經連勝過幾回；這當然是校史上稀有的紀錄。

北大的大禮堂，就在C院操場的北面，是一個很富于歷史的地方。許多有名的學者，都在此地留過他們的足印。杜威，羅素的講演，已經哄動了全中國；孟祿，愛羅先珂，威廉姆，（美國新聞學專家），山格夫人，越飛，（蘇聯代表），加拉罕（蘇聯代表），以及本國的有名政治家，顧維鈞和王寵惠，也都在此講演過。種種群眾運動的大會議，差不多都在此地舉行着，從「五四」到現在也計算不清了。我常常在此地聽到許多人的慷慨激昂的演說，以及種種民衆運動的驚人而難以成功的決議。北大的人們常在地此的演壇上表現他們的藝術，如同音樂，戲劇之類；愛羅先珂也曾經在這裏留過他的優越高抗的歌聲；大概這是大家都記着的。

研究所的國學們，現在也從「大樓」遷移過來。S主任對於進行的事項，很有偉大的計劃。國學的整理和研究，他們實在已經盡了不少

的力量。古物的搜集也是苦心的進行，有許多歷史上很珍貴的東西，都被搜羅到做研究的材料。在這裏，外賓的蹤跡是絡繹不絕的。中國的古美術品，表現國民性和時代精神的藝術作品，是遍佈在不注意的地方，或者埋沒在地下等候着人家去發掘。許多西洋或者日本的古物探者，已經尋找到不少中國先民遺留下來的珍物——有歷史和美術價值的珍物。如同千佛山，天龍山的洞窟，都是值得稱頌的佛教美術的偉觀，燉煌石室的寫經和其他的古代的遺墨，在歷史上增加了許多新發見。我很盼望——熱忱的盼望，北大的人們——考古學者，歷史家，藝術家，宗教研究者，科學家——協力起來，組織古代遺蹟探險隊，分佈到全國去探索。我們的目的不是想拿已經死去的文明來誇示，我們是要在這上面尋求人類文明進化的痕跡，指示歷史和傳說的錯誤，敢發中國已經衰落的偉大藝術的復活；我的期望的夢想是永永存在的。



化 衆 羣

六

羣衆化

這幾年來我差不多天天在環境征服的過程中；羣衆化的生活，我覺得又是厭煩，又有興味。我有時簡直自己也不明白，爲什麼要隨着幾百，千的羣衆一同舉着手，爲什麼要拿着大旗，小旗和他們一同走着，嚷着，狂叫着。

我記得第一次參加的羣衆化的生活，就是有名的『五四運動』。那時狂熱的我，跟着大家齊步向前走：一會兒到天安門了，一會兒到趙家樓了，一會兒看見火起了。現在想起來都好像是睡夢裏的事情——真是睡夢裏的事情。

天安門前的大廣場，正和東京的日比谷公園，上海的滬軍營一樣

，是群衆運動的集中地。在此地舉行過的群衆大會，次數真數不清楚。初次的國民大會和一九二二年十月的裁兵大會，至少可以在我的回憶裏印着很深的痕蹤。幾千，萬群衆叫喊的時候，熱血真會沸騰起來；群衆興奮的勇氣，可以像兵士向着敵人衝鋒似的，幾乎連自己都忘記！

有一個深秋的晚上，正是『福建問題』充滿在群衆心裏的時候；在大禮堂的學生大會中間，L君跑到演說壇上大呼『燒日本貨！』，於是全場立刻接着一陣怒號和鼓掌，我當然也是附和着。在這種激昂的空氣裏，顯然表示出十分勇敢和自信的精神；這一點正是群衆所僅能保持的理解力。第二天的下午，許多受着L君的狂呼所感動的人們就擁到市場去示威，毀壞了許多日本貨和販賣日貨的商店。在那時候，我的確看見有些非日本貨也被指爲日貨，同樣的受着踐踏和擲擊。這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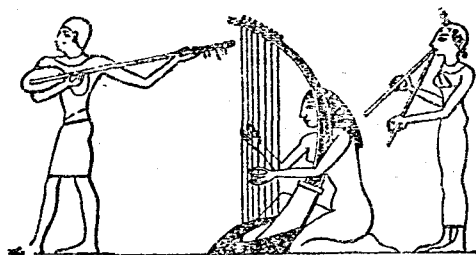
群衆威權下的錯誤，當然是沒有人去理會到了。

在興奮的時候，真可以什麼都不顧慮到，什麼也不感覺到！爲了『彈春』的遊街運動，我跟着大隊的人，像兵士們整步入戰場的跑着而口裏還不住的要叫喊。從東城到西，南城，幾乎有數十里的路程，竟一點也不覺得疲乏；現在真想不到當時是怎樣起勁。經過H大街的時候，大家正是很高興，忽然一個坐着汽車的N國醫士和他的看護婦，急急忙忙想橫斷了遊街行列而衝過去；但是幾百，千的群衆，立刻把他們阻擋住，大家還喊着『打』，終於把汽車打壞了小小的一部分；那時誰還顧慮到醫士爲什麼要忙着呢！

『前進呀！前進呀！』這都是群衆衝到衆議院前的呼聲。我跟着他們在獅子般喊着，怒潮般奔着，後面的號筒，也在鼓勵着。群衆果然前進了！群衆的意思却沒有想到前進是爲什麼：去打人嗎？去放火嗎？

？那時候大家祇覺得這是群衆的意思——前進着！到後來，武裝的軍警打出來了！羣衆逃散了！誰想得到呢？

在總統府門前，樹起了『推翻政府，解散國會』的大旗；站在新華門的鐵柵上，高喊着革命；這是何等的胆量呀！長辛店工人被軍警殺害之後，沒有被戮的就冒險跑到北京來，和學生們聯合了作一次示威的大運動。當在C院開會的時候，群衆實在受着工人的血衣的深重的載刺；所以雖則人數不很多，還是冒了險，在武力的鐵腕下，出發到大街去遊行，終於到總統府去發些『革命』的呼聲。在群衆狂熱的中間，決不會被監禁或死的想像所驚駭，什麼也不害怕了！



七

音 樂 的 娛 享

音樂的娛享

在北大的人，也許時常要感到生活的枯燥。本來，在沙漠般的北京城裏，如果沒有藝術的泉源來灌溉，誰也是忍受不了的。要求娛樂和享受，正是人類的天性的普遍的呼聲；一個人在學校裏天天過着重複的生活，不論對於研究和讀書有怎樣的興味，總有感到疲乏的時候。所以人們需要娛享——尤其是藝術的娛享，去調和孤單和憊乏的生活；美麗的藝術的和諧，可以使人們充滿着更偉大，更熱烈的希望。

藝術表現的目的，托爾斯泰曾經說過：在於達傳人類最高的情感。這一點情感是人類生命的無上的創造，是屬於社會和全人類的。在往昔的時代，藝術是常常被詛咒了；因為牠不能普遍。音樂家祇受着

富有者的供養和讚賞；偉大的繪畫和彫刻都是貴族所專有。并且因爲表現法過於專門，只有極少數人能懂得牠或佔有牠。

在現代，藝術是屬於民衆了。所以北大的人們維都可以娛享到人類至高無上的藝術的創造——音樂，如果他們稍有些相當的智識或練習；因爲藝術家決不能把藝術降得太低了來就着民衆。人們真真要娛享藝術的幸福，至少要把自私自利的行爲從心靈裏趕出去；同時對於這種藝術要有深切的了解，如果沒有，就娛享不到！

每星期六晚上的演奏會，實在給我們一種心靈上的慰安。管絃樂隊的教練，維都知道是不容易的事情；在中國，祇有蕭博士指導的管絃樂隊是在本國人指導之下組織的；於此足見藝術在中國是怎樣的沒有人注意到。

蕭博士的樂隊演奏過的歐洲的樂曲已經不多。如同 *Beethoven's Fr.*

Schubert, M. Mozskowski, Mozart 和其他許多有名作曲家的作品，都是我常常聽到的。

有一個悶熱的夏天的黃昏，同學 K 君，跑到我的房間裏，要拉着我去。我問他忙着做什麼？他回答說：

「H！快去聽 Bethoven 罷！他們今晚又在那裏演奏 Bethoven 的 Symphony 了。你不記得羅曼羅蘭說過的話嗎？他說：「：在疑感和失望的時期裏，有 Bethoven 的音樂，便能使我心中生命的火焰再燃起來。」這樣的悶熱的天氣，如果不去聽聽，還耐得住嗎？」

K 君原來是一個很懂音樂的人，在北大，實在不很容易找到幾個和他有同樣的音樂智識的人們；這的確是實在的話。

蕭博士的「新霓裳羽衣舞」在每次的演奏會上，總得着狂熱的歡迎。他從白居易的「霓裳羽衣舞譜」的中間忖度得組織大體，於是譜成這

新曲。他的藝術的天才的確表現了不少在這裏。在奏着的時候，聽衆——尤其是中國人——都得着一種優越的音樂的美感——雖則藝術是沒有國界的區別，但是在中國人的聽覺的習慣上，就可以格外的領會到這曲調的和諧和親切。

爲着音樂傳習所周年紀念舉行的演奏會，當然要留一個很深的印象在聽衆的腦筋裏。K君，C君和我都甯願踏着雪後泥濘到C院去。我們最喜歡聽那幾段『合歌』；愛說話的K君又忍不住帶笑說道：

『呀！我們好久沒有聽到這樣柔和，優美的聲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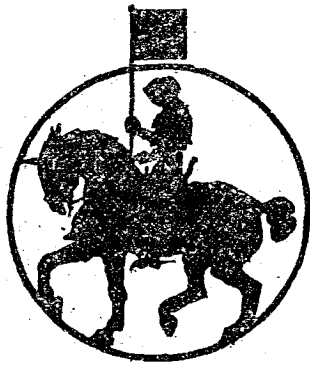
孩子般的C君接着說道：

『讓我們永遠沉醉在歌聲裏罷！』

『不要響，聽罷！』

旁邊的W君搖着手在說。

這時候幾千人的大會場，大家都是沉寂，嚴肅的在領略動人的歌聲，祇是朔風的門外怒吼着，聽衆不免暗暗懷恨罷了。『雪後』，『晚歌』，都是抑揚頓挫，清麗無比；『盡力中華』却用急調唱來，恍如狂風驟雨，奔騰而至，大家真感覺到說不出的勇往直前的興奮！馬賽革命歌能够助成法蘭西的大革命，的確是誰都應該相信的。



八

去 間 民 到

到民間去

『到民間去』的呼聲，已經由俄羅斯傳到中國來了。莫斯科學生會贈給北大的大旗上寫着的也是『到民間去 КОМУ ЖЕ НЕ ПОЙДИ』；他們大概也希望吾們，像具有偉大精神的俄羅斯大學生一樣，到離着文明很遠的黑暗村落的民衆間去盡些力。

有幾個人肯捨棄了城市，學校，家庭和朋友的安逸和快樂而投身到民間，自儕於農民，勞働者之間呢？有的！在北大，有幾個人已經很刻苦的跑到民間，點着希望的火把去指導民衆到光明的境界。雖則他們是終於失敗了，但是他們遺留着的，工作，永遠得着民衆的稱頌和想念。

在距北京不遠的C鎮，是鐵路工人聚集的地方。幾個人離開了北
大，就在那裏住着。他們替幾千，萬的工人着手組織了一個俱樂部——
雛形的工會，幫助工人們去做互助的事業；設立了一所勞働補習學校，
拿普通的常識和文字，授給工人和他們的子女；印行了一種報紙，
用淺顯的文字，告訴工人們世界的大勢和社會的狀況。於是延着鐵路，
他們的影響都傳達到了。許多工人都知道他們自己的地位了，智識
也增加了；資本家的無理的迫壓，他們也能够微微的抵抗了，無產階
級的心頭已經留着些從現代思想裏產生出來的怒潮的暗示了。

這幾個人勞而不怨的在努力着。他們在C鎮，好像宣傳教義的傳
道師，一方面得着民衆的熱忱的歡迎；同時受着不少的異教的嫉視，
怨恨和地方官吏的猜忌。有許多人想了種種的方法來陷害他們，所以
他們簡直天天在危險的中間過生活。

一九二三年的春天，正是北京八個國立學校和政府奮鬥的時候。風潮已經從北京傳達到中國的全部，好像燎原的野火。C鎮和延鐵路的工人，常常從關心着 Alma Mater 的這幾個人那裏，聽到了各種的消息，結果就引起許多工人的同情和抑遏不能發洩的激憤，對於政府的強暴的迫壓。經過了好幾次的工人領袖會議之後，他們決計要援助被迫壓的學生和澄清現在的政治；所以，在嚴重的警戒中，全部的工人竟宣告總同盟罷工了！

他們沒有組織十分完滿的工會和充分的救濟，所以終於受着鉅大的犧牲——生命的犧牲而失敗了！投身到C鎮的幾個人也被指為煽惑者，在軍警包圍住的一個寒冷的深夜，祇穿著單薄的衣服，被兵士用粗繩緊綁着而捕去了！

『要扶助，引導一個民衆從黑暗的域中經過了各種的危險和困難到

自由，幸福的光明路上去，有一件事是絕對不可少的，這件事就是犧牲自己的偉大精神。」

|| 愛羅先珂在中國的舊話的一段 ||

九

盲詩人的印象



育詩人的印象

沒有失去童心的盲詩人，愛羅先珂，終於因為耐不住冷靜的岑寂，挾着他的 *Gram* 回到故鄉聽夜鷹的歌聲去了！本來，他在北京，也不過被視為新鮮的人物，有幾個能够給他真正的同情的慰安呢？他走了，或者不會再來了；雖則他微笑的和我們握別的時候，曾經說過將來也許有再會的機會，但是北京有什麼東西值得他的戀念呢？天明前的歌聲，我們或者是終於聽不到了！

我第一次和馥泉君到上海五醫院去找他的時候，他還睡着沒有起來。披散在枕頭上的黃金般的頭髮，帶着微笑的口頰，都使我永遠不能忘記他。我走近他的牀邊，他就從被窩內伸出和暖的右手和我緊緊

的握住；那時候我真感到一種說不出的興奮。我們談了幾句話，他就起來，走到浴室裏去。他出來的時候，拿手巾在臉上細細的擦着，對我們笑着說道：

『如果少年們要漂亮，一定要天天拿乾毛巾在臉上作五分鐘的細擦；這是一種皮膚的 *Exercise*，你們試試罷！』

他住的房子在三層樓上，地方並不小，除了一個小鐵牀，一隻小圓桌和幾個椅子以外，空空洞洞，什麼也沒有。鐵牀的底下，放着一具柳條的行囊；這是他僅有的好伴侶。行囊裏邊藏着許多照片，他拿出來一張張的給我們看；他對於這許多照相都是很寶貴，每一張上面都有他的暗記，他都能够辨別出來。

有一天，他和我們同到B路的公共塚地去憑吊一位自殺的俄國少年。我們在Y會吃午飯；在吃飯的時候，我們無意中談起了北大。他

聽見北大有俄國文學字，他就很高興；他說他一定要到北大去做旁聽生。我們都笑着沒有回答他。我們趁電車到B路的公共塚地，一會兒就找到這俄國少年世界語學者葬身的地方。塚上植着一塊世界語的墓碑，馥泉君就念一遍給他聽。他在那裏很嚴肅的站立了好一會，一聲也不響；悲哀的同情，大概也使他自已感到身世的淒涼了！

他從上海到北京的第二天，我就去看他。他住在C教授的家裏，很高興；因為C教授的日本風的生活，他覺得很有興味。他第一次在北大講演的時候，聽的人塞滿了C院的大禮堂；大概有一半是受着好奇心的驅使，他們要來看盲人。這句話後來就証明：因為他們看厭了，所以在B院講演「俄國戲劇」的時候，四五百個的坐椅，祇被佔了不過三分之一！世界語的班上，學生寥寥沒有幾個人！

他的一個日本朋友F君來了，我們就大家騎着驢，同到E花園去

遊玩。到了動物園，他要我們一樣樣的把名字告訴他。我們走進養着小鳥的屋子，聽到鳥鳴，他就嚷着有趣。他拉了我們笑着說道：

『小鳥都是人類的佳賓，如果沒有牠們，人類就要感到萬分的岑寂了。』

他是喜歡熱鬧的人，無論什麼會，他都願意到。他說：在日本的時候，曾經參加了好多次的羣衆運動，有一次還被拘捕到警視廳。當基督教學生同盟在工校開會的時候，有許多人想到會場去散放『非基督教同盟』的宣言，他無意中知道了這件事件，就很高興的要替他們設法在一個日本朋友處找入場券同他們去；但是後來打了幾回電話，終於弄不到，所以就沒有去。

在他沒有到北京的先前，他在各方面常常聽到讚美北大的談話；後來居然到北大，他真有說不出的高興，他大概心想北大或者是他的

漂泊的終點。但是過了幾個月之後，在他的日常談話中間，往往露出不滿意的口吻來，雖則他終沒有明白的說過；他的意思或者在『紅的花』中間已經全表示出來了。蕭伯納曾經說過：『我們對於同類的罪惡，不在厭惡他，而在淡漠的看待他：這是最殘忍的事情。』在這樣淡漠的空氣，盲詩人怎樣能不走呢？

他走了！人們漸漸的忘記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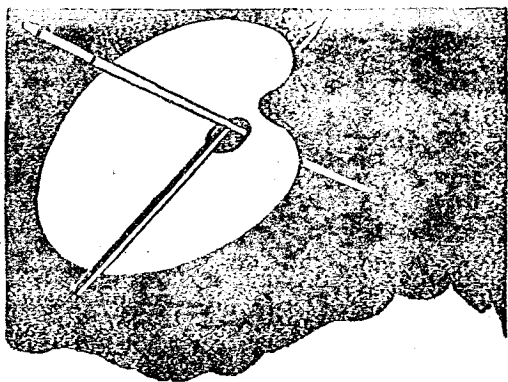
『詩人的心呀，你在我們悲慘的時代，

你是荒涼的沙漠裏的火燄罷了！

爲了愛與自由的緣故，

你在半夜裏陡然燃燒着罷！』

|| 那特孫 ||



+

畫
室
裏

畫室裏

在畫法研究會的畫室裏，很可以感覺到藝術化的生活的快樂。每天晚上。在C導師指導之下，實習人體的寫生。夕陽西下的時候，朋友們陸續來了；大家先閒談着，或者拿出自己的習作，給同伴去批評。牆上挂着的都是我們自己的製作，每星期總要換一次。等C導師到了，大家就找他自己喜歡的地位，支好了畫架，拿木炭動手畫起來。我們的Model是校裏的「聽差」和他的親戚和朋友，靜坐了一點鐘，得着幾毛錢的酬報，他心裏也是很願意；可是要他——或者是她——脫衣服，就抵死不肯了！裸體的寫生，在北京當然是不容辦到的事情。我想起上海晨光美術會能够打破習慣，最初毅然雇用裸體的女Model，不能

不嘆服上海一班青年藝術家的勇敢和努力。

C 導師的木炭寫生真是嫻熟極了，不到兩三分鐘，他可以完成一幅很用心的 Portrait Sketch。吾們畫了半點鐘之後，他就從此端到彼端，來替我們指正和修改，一會兒就完事。

春季或是秋季舉行展覽會的時候，大家都是高興得很。我們自己動手去懸挂各種的製作，忙了整天也覺得很願意。在展覽期的中間，我們可以結識許多新的同志；聽到人家許多對於自己的作品的批評；這都是我們最快樂的事情。

我寫到此地，忽然想到 C 導師的身世，就覺得起了不少的感慨。他是 B 國人，到北京已有好多年，却終於不得意；雖則他的肖像畫很有些特殊的風調。他娶了一個中國婦人，住在一所很陋的房子裏；我有一次到他家裏去，真要替這位不遇的藝術家下些同情之淚！一間狹

隘的小屋，列着幾件陳黯的家具和什物，一些陳飾物也沒有。他的畫室 *Studio* 就在這小屋的一隅，有幾具空着的畫架在那裡堆着；不整齊的畫具和顏料狼藉雜陳在一隻破舊的桌子上，也好像在那裏嘆息。有一具畫架上支着一幅沒有完工的肖像，C 導師指着說道：「我們的房金要牠供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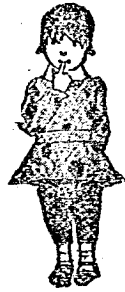
C 導師最恨的是模倣。他常常說：「藝術家，和革命家一樣，要有創造的精神；摹倣的人是藝術界的落伍者，一定要被賤視！」他自己說過，他是立體派 *Cubist* 的畫家。但是，在中國，有幾個人能够懂呢？他的奇特的色彩和結構就是使他貧困而得不着社會的稱賞的重大原因。社會上不懂他；他的學生不懂他；有許多人還想法子要從畫會裏把他趕出去。藝術的薰陶，就在研究藝術的一個小小的團體裏，似乎也不很普遍罷！

他雖則是受着許多人的厭惡，但是他一點也不覺得。他聽到了學生們被軍警毆打和逮捕的消息的時候，總要表出憤怒和同情；他時常擲下了木炭，揚着緊握的拳頭，高叫着：『Fight on！ Boys！ No Fear！』

爲了冷落的待遇的緣故，C 導師畢竟是離開畫會了！

現在聽說他的中國夫人也已病死了；孑然一身的老畫師，就從此在過他孤單的歲月，還有誰去理會他呢？

十一



面紅耳赤的一個下午

面紅耳赤的一個下午

四月十九日的下午，C院大禮堂的聽衆已擁擠滿了！H博士和山格夫人進來的時候，大家都表示歡迎和帶着懷疑的態度，因為不知道她究竟是要說些什麼，雖則她講演的題目明明是：『生育裁制的什麼與怎樣 Birth Control: Why and how』

『生育制裁』這個問題，在從前，有誰注意到呢？關於『生育』這類的事情，大家都不肯談，好像是太猥褻似的。現在，一個幾千年未曾普遍討論過的問題，居然有人——尤其因為是女人——在大庭廣衆的地方來說着，自然人是格外多而在格外的注意了！

她帶來的許多關於『生育制裁』的印刷品，一會兒就被搶完；同時

，她的被盼望的講演也就開始；於是大眾都在靜着的聽。她最初是說着爲什麼人類要制裁他們的生育，把幾種理由一條條的舉出來。在這裏頭，大家也不過聽到些比較新鮮的理論，的確沒有過分的驚異，聽衆的注意也漸漸的鬆懈下去了。她把理論講完以後，接着就講到怎樣去實行；種種制限生育的新方法，立刻使全場的空氣緊張起來。大家都在屏息而聽着，幾於把生長在「禮義之邦」的中國人真震駭壞了！就是真遇着可笑的地方，大家也都是面紅耳赤的忍住了而不敢發出來。担任翻譯的H博士，雖則好像有些受窘的樣子，但是終於很誠實的譯出來，一個字也沒有隱沒。許多女學生，當然是聽不慣，不等說完就走了。我旁邊站着一個年青的西洋人，他的面紅耳赤的樣子，和中國人也差不多，大概他是從小就生長在中國，這種事情是難得聽到的吧！

聽衆的含羞而紅漲的似笑非笑的面色，真是搬盡全字典的字也形容不出來。他們在仰起了頭聽講的時候，自然要裝出莊重的神氣；但是回頭來看見熟識的朋友，立刻大家都是相互的咋舌，或者交換了一個「鬼臉」。我記得從前在上海Y會學校念書的時候，校長給我們幾本關於性的教育的小冊子，青春的危機，葆真法言；我們在課室裏閱看的光景，正和今天會場上的聽衆一樣，想起來真忍不住要笑出來。

她講完以後，聽衆好像釋去了重負似的，頓時得着自由。於是，這有「耳」以來初次聽到的事情，就成爲大眾喧笑中唯一的談話資料了。

戀愛的故事



戀愛的故事

在三千人的一個不大不小的特殊社會裡，戀愛當然是免不了的事情。差不多有許多朋友見了面，幾句話說過，就要談到戀愛的事件；青年們談着戀愛真比什麼都有興味而且要緊！

有人說：人生最高的目的就是戀愛。雖則大家都以為這是一種偏見，但是戀愛在宇宙間，據過去的人類生活史告訴我們，的確有牠重要的地方和打撲不破的勢力。當着愛的火焰在心靈裡燃燒着的時候，人們可以爲了牠去受苦痛，冒危險，甚至於犧牲自己的生命。如果一個人沒有經過戀愛的的生活，在他的生活歷史中間就好像失去了最有精彩的一段落。戀愛的故事，的確是珍貴和神聖，我決計不肯忽略過，

雖則有許多入當他是洪水與猛獸，或者以為不值得去留意。所以我終於把一個朋友的戀愛的故事很無忌憚的敘述出來了。

「愛情，衆水不能熄滅，大水也不能淹沒。」

|| 舊約雅歌 ||

K君和L君是同在一處研究藝術的伴侶。因為愛好的同情，他們就格外的親熱；強烈的感情，把他們倆深深的籠罩住。在研究室裏的一角，是他們天天談話的地方；K君總拿了炭條倚着在畫架上，L君總背窗立着，幾於成爲他們日常談話時固定的形式。那位帶着紅領帶的老導師，看見了他們，總要給他們一個和婉的微笑。到晚上事情完了，他一定要送她到家裡才安心，除了大風雨之夜，天天總是這樣。

在一個初夏的明月的夜晚，K君和L君從C院緩步的出來；他們倆在路上都呈顯些特殊的異象，大家好像都有些說不出的不安。走到

Z大街的中間，人真靜極了；潔白的月光，照着他們，幾乎把彼此的真誠的肺腑都看出來。K君忽然指着整圓的明月，向L君說道：

「L！今天的月光，似乎照到我的心靈裏了！你看見我的充實的心靈嗎？L！我的心裡充滿着熱愛，充滿着火一般的熱愛！L！我願意把孩童時代直到現在沒有用過的愛情，整個的呈獻給你！L！你接受了罷！你看，明月是何等的皎潔，我的心是永遠和牠一樣！你接受了罷！」

L君低着頭，似乎很急促的回答說！

「我願意接受你的愛情！明月有盈缺的時候，我希望你的愛情永遠是整整的圓着。K，我愛你！」

他們倆真好像沈醉在月光裏了！什麼學校，什麼藝術，什麼世界，怎麼家庭，他們全都忘記了！祇有愛的甜美，融解在他們倆的心靈

裏，什麼都混不進去。從C院到她的家，路實在是不短，那一晚，他們却覺得尤其短促，許多話都來不及說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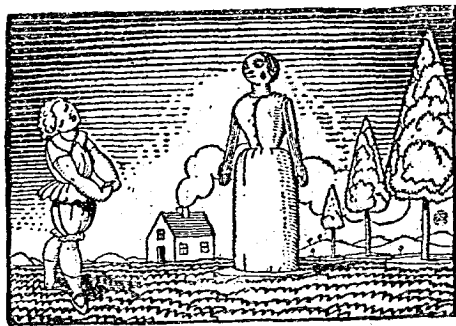
這樣的生活，過了半年，就發生一個小小的問題：她的父親，一個老年的建築工程師，要遣他到法國去研究繪畫；她於是就要離開北京。E君是一個不很富有的學生，又是一個孤立無援的人；他沒有親戚，沒有朋友，除了她，差不多世界上誰也不大去理會他。他對於她真好像是生死相依的伴侶；他是決不願意和她離開，他一定要跟她到法國去！他於是賣去了他的心愛的衣服，父親留給他的狐裘，珍視了好幾年的一幅德製的圖畫儀器，良友般的百科全書，和各種字典，書籍，湊足了到馬賽的船資。購好了船票以後，他身畔祇隨着幾百個法郎；他大概也沒有想到了法國祇樣去生活。他坐的是四等艙，受着種種非人的待遇，可是他一點也不介意，祇要能夠近着她，好像什麼

苦痛都可以消滅的。

現在聽說他們倆已經安然達到巴黎；至於他在法國怎樣的過日子，就沒有人知道了。

『若有人拿家中的財寶要換愛情，就全被藐視。』

|| 舊約 箴言 ||



我的眼中
的大人物

我的眼中的大人物

— C 教授 —

我第一次看見 C 教授，猶在五年前，那時我因為自己讀書的事，特地到他那處去商量，以前我們是不認識的，隨後我們也不大見面，或則見到了也不招呼。他走路的時候眼睛彷彿專注在他鼻子前的路，又好像畏怕似的不敢看人的臉，所以你在他身畔走過，他也未必會見到你。他在下課或上課的時候，急迫的垂着頭在甬道經過，或在登降樓梯，大約常常靠走在一邊，尤其在人群擁擠的時候；那種恣態決不是一個自我主義者或強權主義者所有的。愛羅君告訴我們說，他完全是個日本風的人；自然，我相信日本人中也有許多像 C 教授那般柔和

的人，可是用「日本風」去代表他，我們是不滿足的。一提起「日本風」的人，我們當然會想像到日本人那種謙遜和有禮貌的態度，然而同時也能連想到袒着胸脯，赤脚穿着木屐，口裏唸着粗聲的調子，東一搖西一擺的在路上闊步走着的自大的日本人。C教授雖不能單單用日本風去表現他，不過日本人獨有的謙遜和有禮貌，他却完全浸染着了。這裏，我稍稍要說點題外的話，中國人雖不自大，却也很自尊，在公共的地方，不論在列車裏或劇場中，都可找到他們的自尊的足痕，踐踏了別人的脚，或誤把別人的帽子碰落地上，或借閱人家的新聞紙；都不肯誠懇的表示歉意或謝心；他們把別人都當作附屬的看待。然而日本人不然，在別人面前經過的時候，也要彎着身體表示歉意。大約C教授很愛這種謙遜和禮貌，所以他也不自覺的深深的被染了，然而在此更可發現他的愛好和平的心。

從別一事件看起來，他雖愛和平，却對於或種的群衆的強力常常顯然的表着抵抗。比如大衆宣言非宗教的時代，他和他的幾個朋友曾叫喊着幾聲單獨的抗議聲；現在我們不管宗教的存廢問題，僅僅從這點看來，已足夠標示他是不願附於有強力的群衆之旗下的。說起羣衆，誠然我們應該仔細的識別，羣衆有時是非常殘忍的，他們要達某種目的，什麼手段都肯施用，記得X風潮的時候，一部分的人竭力謠傳說着被開除的某君的莫須有的惡劣的行爲，以煽動全校對於某君的惡感，到後他們的目的却完全全的達到；羣衆也未免是太殘忍些罷！爲了這事，也曾激動了C教授的義憤。其實這都是他們沒有用他們的正當的感覺的緣故；往往用耳朵去替代了眼睛，一聽得人家說着，便好像是目睹着了。在羣衆的眼裏看作極正大的事，C教授却看不到牠的正大；在羣衆的眼裏看作極罪惡的事；他也看不出牠的罪惡：大約

是質素上的關係，他是不能與羣衆相謀的。

總之，他似乎沒有做一切有勢力的領袖的願望，祇願在社會的一角裏，播種他自己的愛好。

如果我對於C教授的意見沒有十分不對的地方，那末，我對於他覺得完全中意了。

(川)



克翁的紀念

克翁的紀念

自從無政府主義的大師，克魯泡特金 P. Kropotkin 在一九二一年二月八日和全人類長別之後，世界的無產階級，幾乎都普遍的感覺到一種真從心裏發出來的悲哀，雖則明知他的精神是永遠存留在民衆的中間。從此，每年的二月八日，全世界信仰和研究克翁思想的人們，都在舉行着莊重的紀念的儀式。

一九二四年的二月八日，許多沒有忘記克翁的人，也在北大 B 院舉行一個紀念的會集；這在北京或者竟是初次的事情。同時還紀念到被軍國主義者虐殺的大彬榮，一個克翁的崇拜者。莊嚴的會場的壇上，懸着克翁和大彬榮的遺像。許多人上壇去演說克翁的學說和他的思

想的要點；或者發揮他們的誠懇的紀念和追想。紀念會在日落的時候就完畢了；但是克翁的精神，一定，不用疑慮的，纏繞在許多到會的青年們的思想裏了！

在北大，早有許多人對於克翁和他的學說有非常的信仰。他們努力着在研究；和介紹，或者誠實的宣傳。他們曾經印過許多關於克氏思想的書報，如同自由錄，進化，克魯泡特金的思想，近世科學與無政府主義以及其他流傳在懷疑現代制度的青年們手中的小冊子。

他們和海外的克翁研究者都有同情的聯絡。在內國的香港，澳門，廣州，上海，南京，常熟，天津，北京，直至於山西的聞喜縣，都有他們的血誠的同志在傳播着克翁的學說。在上海，他們的朋友借着A國郵局的P.O.信箱做傳播小冊子和雜誌的機關。從一九一六（？）到一九二〇的幾年間，至少散佈了幾萬本；這許多書報的著作者，他們

竟佔了一大部分。

他們的伸張到全中國的宣傳，決不是憑藉着有形的黨的組織；真誠的信仰，引着他們去努力不絕的盡自己的力量。當着他們管理北大學生週刊的時代，編輯室裏常常在徹夜的勞動着。關於克翁的學說的討論，每期裏總可佔了一半的篇幅。他們在軍閥鐵腕下去維持一種動搖現在制度的思想，正像螞蟻在蟻山上勞動着一樣的辛苦；後來，蟻山是終於被殘酷的人類完全破毀，到十七期以後就不能不停止他們的工作了。

這一羣信仰和研究克翁思想的青年們，現在差不多都分散了！且君到俄國去了，W君到美國去了，O君和T君到法國去了。但是他們遺留下來的工作的功績已經解除了多少青年們的思想的羈絆；克魯泡特金的學說已經動搖了多少青年們的心靈的信仰；而且還有許多人在

繼續着他們沒有完丁的事業，他們撒在青年心裏的種子，如果沒有被野風吹去，總有萌芽的一天吧！

『奮鬥！奮鬥即是生活。你們奮鬥，你們便徹人了！』

== P. Kropotkin ==

十五
怯者！



怯者！

『二四運動』的後幾天，北大被傷的同學還在醫院裏，被捕的同學還拘禁着，一個全體的大會議在C院舉行着。這幾天正是空氣最緊張的時候，軍警的迫壓，實是很利害，在前門橋頭嘗到的苦痛，是誰也忘不了的。

開會的時候，有許多人上台去發表些很痛快和激昂的議論，當然聽衆是十分高興而鼓掌了。討論到切實的辦法的時候，終沒有什麼完善的計劃想出來；所以大家都沉靜下去在思索着。

忽然，一位很胖的Y君，從外面匆匆的奔進來，帶着沒有止息的喘氣，大叫着：

「軍警進來了！」

這個可怕的消息傳達到的一刹那，全場立刻起了大變化！大家即刻都立起來，狂奔到窗口而同時擠着跳出去；有許多棹，椅和窗戶，都被踐踏或擁擠破，正好似火災起來的時候，人們要找出路救他自己的生命，其餘什麼都顧不到了！

拼死從窗戶裏跳出去的人們，都分散狂奔着。除了大門，決計找不到出路，狂奔的人們終於想到而立定了。在紛亂的時候，警察果然進來了：幾個沒有拿着軍械的警察，由一個長官統率着。

人們的恐慌去了！膽就壯了！還有什麼可害怕呢？於是許多人就包圍住警察而怒罵着；同時有許多人用拳頭打到警察的身上；還有人提起了長椅要擲過去，但是他後來是被同伴擊住了。結果，警察是屈服而退出去；從窗戶裏跳出來的人們也就得着最後的勝利。

誰是怯者呢？



普遍的藝術

六十

普遍的藝術

工巧的藝術，如同音樂和繪圖之類，都需要天才和長時間的訓練；所以祇有少數人能夠完成他們藝術的企圖。自從攝影術普遍在全世界以後，於是，我相信，藝術是普遍了！從此，誰都可以成爲藝術家；因爲攝影術是科學裏產生出來的藝術，不要天才，不必經過長時的訓練，就可以給人們一種藝術的慰安，如果人們是在愛好牠。攝影藝術確值得我們的愛好；有許多有名的攝影的製作已經和繪畫，彫刻一樣的被重視。倫敦的 Salon of Photography 每年入選展覽的，都是世界上很名貴的作品。現在，許多攝影藝術家，更進一步，要和繪畫去競爭！在法國和美國已經有，和繪畫一樣，脫離了寫實主義的未來派 Futurist。

和 Cubist 的攝影家了。

在北大，有不少的人注意到攝影藝術上。他們不僅是在攝些集會——運動，賽球——以及一切的熱鬧的照片，他們還努力着在研究。有兩個研究攝影藝術的團體已經成立了。在北大二十五週年紀念的攝影展覽會裏有他們的藝術的作品陳列過；同時還得着許多藝術愛好者的好評。

攝影家的生活，的確是很有趣味。捉摸不到的美麗的自然界的印象，除了有天才的畫家以外。他們都可以利用科學而留下來；過去生活的變遷的痕跡和不論什麼可以紀念的事情，都能够很新鮮的留在紙片的上面。爲了這個緣故，所以攝影術就普遍在北大，普遍在全世界。

「雖則我們是在走遍世界要找尋美的事物，但是不能把牠帶回來，

就等於沒有找到。

== Emerson ==

十七

初次的赤旗



初次的赤旗

在一九二〇年五一節的前兩天，西齋的O君的房裏，有許多人坐着商量怎樣去慶祝這佳節。大家贊成了C君的提議，決計要在北京留些慶祝的痕跡，不論是苦痛或快樂。

於是：C君去雇汽車，O君去印刷傳單，H君去製造旗幟。

五月一日朝曦初上的時候，C君雇好的汽車已經開到了B院。在B院的大禮堂，一個慶祝的集會，正在那裏舉行着。八個熱心的朋友們就拿着旗幟和傳單，分乘了兩輛汽車，分道傳佈福音去了。

他們旗幟上寫着的都是血一般的紅字：『勞工神聖』『五一節萬歲』『資本家的末日』雖則在書本上都是很平常的字句，但是在市民和警察

的眼裏，已是很新鮮和可怕了！車後還高懸着一面表現革命精神的赤旗；這尤其是被注意！

他們的傳單，是O君的手筆，標着『五月一日北京勞工宣言』的題目：

『今日是世界勞動者爭得八小時的紀念日，我們應該快快起來休業一天，大大慶祝一下才是；從今以後，有工大家做，有飯大家吃，所有不做工的官僚，政客，軍人，道士，和尚，盜賊，娼妓，流氓，乞丐都要驅逐淨盡；吾們要把田園，工廠，以及一切生產機關取回，自己管理，不要被一般不做工的剝奪了去！』

西行的一輛車，很順利地由東而西，由西而東。在這輛車裏的是哲學系的O君和H君，法文系的T君和政治系的L君，都拿着殷紅的旗幟在飄揚着，傳單在散播着。但是到M大街的時候，有大隊的武裝

警察，阻止了汽車的進行，車上的幾個人，一點也沒有抵抗，都被捕了。東行的一輛車，坐着的是四個W團的團員。他們繞到西城R大街的時候，也是同樣的被捕去。這八個熱心的少年，居然在首都裏，飄着革命的赤旗；在安分守己的市民的腦筋裏，刻着些『有工大家做，有飯大家吃的』的印象，至少可以永遠留着一個紀念吧！

在兩個星期以後，他們都放出來。還有一件很可笑的事情：兩輛汽車和司機人也陪着這八個人被拘了好幾天，大概也許是爲了牠們和他們載着這八個人慶祝五一節的緣故吧。

從此，北京的五一節，就沒有看見過擎着赤旗去慶祝佳節的人在市上馳過了！

一個朋友的描寫



一個朋友的描寫

Y君

在六年的北大生活中間。我僅僅得着一個Y君做永遠不會忘記的朋友，雖則我們有許多脾氣不能融合的地方。Y君是一個文學愛好者，他愛好文學比他的妻子過了萬萬倍！他告訴我說，他決計拿文學做終身的事業。他是沒有感情並且也是最富於感情的人：他不高興的時候，就是見了面也不理會人，冷冰冰的令人不好受；不過當他的感情興旺了，他的誠摯的談話和沒有失去天真的神氣，又可以令我終身記憶着。

長得像孩子般的他，是已經結過婚了。他的妻子，和許多的旁人

一樣，是從小就訂立的。他結婚幾天之後，就離家到北京；他也從沒有想着她的時候，他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發不出一些夫妻的情感。他的心裏有時也偶然存着離婚的念頭；但是這種思想在他的腦筋中間，一剎那就過去了；因爲他明知他的父親決不會允許他，而且自己絲毫沒有性愛的飢慌。他對於現在的孤單寂寥的生活，一點也不覺到苦楚，本來，他是十分厭惡熱鬧的人。

有一天，我耐不住問問他：

「你真不會感到離開了家庭的冷靜嗎？」

「決不！我希望永久是這樣。」他回答說。

在他的一封信，可以知道他的偏見——當然是偏見：

「我的家庭，雖沒有快樂，也沒有痛苦；然而快樂的家庭，就有什麼好處呢？所以我的思想，近來越接近於獨身主義的主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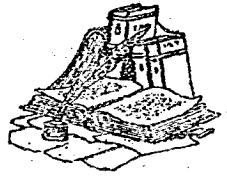
他雖則不戀念家庭，但是也不在厭惡。他也不大想到他的過去的婚姻問題，雖則他是十分在不滿意。他以為世界上的事情正多着；這些問題不值得去多想。他的態度始終是這樣。

他最喜歡讀 Tsgore 的詩集，天天拿一本 *Gardener* 或 *Fruit Gathering* 做伴侶，簡直沒有離開的時候。我常常從教室的窗口望見他在 A 院的操場，挾着書獨自在徘徊來往，或者，在夏天，就俯伏在草地上捧了書在看。他最企羨一個負着盛名的女流作家；他的高傲，靜僻，平和的性格和她表現在詩句中的意思常是符合；因為她的詩也是和他一樣的受着 Tsgore 的顯著的影響。他親手，很工整的，把她一部詩集從報紙上抄下來，他說，他願意拿她當長姊般的看待，終身是敬愛她；這種空漠的幻想是常常存在他的腦筋中間的。

我的朋友，你的語聲飄蕩在我的心裏，像那海水的低吟之聲，繞

綠在靜聽着的松林之間。

|| 泰戈爾 ||



講義及其事件

講義及其事件

講義在北大實在是一種特色。每年學校費去的印刷費，聽說要超過二萬元。北大學生每人都有一張『講義券』，憑着牠去領各種應得的講義。吾最佩服那位在講義課的辦事人，他的記憶力真是可驚，領過了幾次講義的人，他差不多都認得了。到了發講義的那個門口，他就把你的講義，從架上找出交給你，一點也沒有錯誤。

不論那一系都有幾種講義，尤其政治，法律和經濟三系。這三系幾乎沒有一種功課不用講義；在北大講義課的目錄上（已發行的）有一百四十餘種是屬於這三系的。北大有許多教授反對用講義，但是同時也有不少的人說非用講義不可；兩方面各行其是，各不相謀。

有許多學生畢業回家的時候，在他們的行李中間，可以找到盈箱累積的講義；北大附近的『乾果鋪』用北大的講義去包裹花生和瓜子；公寓的僕役用北大的講義做引火的燃料；講義的用途真不少啊！

誰也想不到幾乎使北大破裂的大風潮，就發生在講義上！在一九二二年新學期開始的時候，學校製了一種和郵票差不多大小的講義券，要學生們買去作為購講義的代價。這種新規則發表以後就引起普遍的討論在全校裏。許多政治系和法律系的窮學生更覺得負擔太重，因為他們功課幾乎全部是用講義，除了參考書以外。這種普遍的討論，漸漸有嚴重的趨向，最後就發生了一種明顯的抗議。有一個反抗的集會在C院悄悄地舉行，結果就有幾個人被選為學生代表去向學校要求廢止這『新規定』。

集會的第二天的早晨，吾們到學校就看見A院校長室的附近有一

種不安的小騷動，許多代表正在那裏向校長陳述他們的抗議。當時就有不少的人圍集在附近，嘈雜的聲浪中時有吶喊的聲音發出來，空氣實在是很緊張了。忽然，校長室的門開了，校長和許多教授以及學生代表都出來到操場去，在那裏，校長就在叫囂的羣衆中間立着。兩方面好像都有理由說出來，可是吾們不能聽得很清楚，因爲人聲太多了。

在這種羣衆的會集，最容易引起沒有理性的感情。大家有充足的理由，都不願意讓步，所以結果就發生一種意見的衝突。忽然，不知道一個學生說了一句怎樣的話，校長好像有些發怒，回過頭來大聲向學生們說道：『就是手鎗也不怕！』就匆匆地進去了。接着就發生極混亂的騷擾和叫喊的聲浪，許多人也立刻跟着到校長室繼續他們的請願。校長室外圍着的人比先前更多了，在羣衆擠擁着的時候，還雜着許

多斷斷續續的叫喊，人多口雜的時候，什麼話也難以聽清楚。

擠在前面的法文系的V君，頭髮長的很長，大家都很注意他。這時校長和許多教授們都想出來說幾句話，却被暴烈的空氣壓迫着，很不容易說出來。在平時，這許多教授都是很受着學生們的敬意，並且和蔡校長一樣的和學生們有很深的感情。不過，在這個時候，羣衆好像什麼都忘記了，種種『不用思慮』的叫喊，箭一般的飛過來。吾們在旁邊站着，覺得北大師生間的感情，實在是太過於脆薄！後來，校長室裏的K教授忽然站起來，用最高的聲調，居然把叫囂的羣衆暫時鎮靜住。他說：『我擔保學校裏一定可以容納你們的要求，如果評議會萬一通不過，則所有全部的講義費都由我來擔任！』這種慷慨的論調，當然博着羣衆的歡呼！等到書面的擔保寫好了，羣衆就歡呼而散開

第二天，校長和全校的職員都宣告辭職。於是空氣就嚴重了。許多教授就召集一個臨時的會議，重大的決議，就是V君的除名；這事在學校方面也祇好如此辦理；因為V君站在人衆的面前，大家都已認得他，其他有關係的人，又都是躲着不出來。

兩星期之後，風潮就完全息滅，全部事業都站回到平常的軌道上；不過講義費是終於取消了。



中 沙 風

風沙中

當華北幾省大災荒的消息不絕的傳到北京以後，Y會就發起一次急募賑款的大運動，表示他們是怎樣在替災民擔憂着。在一九二一年二月四日這一天，這個運動由許多學校的學生擔負着而實現了。大家拿着Y會送來的記着號數的瓦罐——撲滿——在路上求人家來捐助。

北京的風沙——世界著名的風沙，在這天括了一整天。風挾着塵沙吹來的時候，我們幾乎對面都看不見，尤其利害的，竟使我們的呼吸也噎塞住。大家在風沙中真耐不住了！因為都是自告奮勇和自命為熱心的人，所以祇好鼓着勇氣，抱着瓦罐，向每一個經過的人，說些可以感動人們的良心的話，要他們來給捐。有許多坐着車子的人們，常

常給我們以不理會，隨你怎樣的在說災民所受的禍害是怎樣的可恐怖，却終於引不起他們的同情和憫憐。在這裏，大家又得到一種新經驗：衣服穿得講究的人們和勞動的苦力，捐出來的數目真是差不多。我們又覺得許多市民是在厭惡我們；當着他們從口袋裡摸出銅元投進撲滿的時候，總要露出些不願意和討厭的神氣，不論你是怎樣低聲下氣的在謝他們。有許多人已經很慷慨的捐了幾個了，但是他們總好像有些不放心，因為我們在給他們一個紀念章以外就沒有什麼收據了。本來，不誠實的人類最容易互相發生猜忌和疑惑，他們的懷疑心理，一點也不可非難，他們，或者是，已經被欺過好幾回了！

從晨間到上午，在風沙中呼號奔走——的確是呼號奔走着，但是瓦罐依舊是一點也不沉重。在我們上歸去之道的時候，我們向着一個經過的商人要請求他『救命』，同時，聽見後面跟着他的人在低低的說道

：『不要給他，不要給他』他於是就側過頭去不理我們。大家都感到不快活，同時又想到人們是那樣的殘忍和慘酷。飢餓，瘟疫，甚至於人吃人的消息就得着『不要給他，不要給他』的反應，人們難道真嫌惡着同類嗎？

柏拉圖曾經說過：無論怎樣困苦，不要求人家的哀憐。往昔的哲人早已把真理告訴給我們了。不錯，人們總要求着自己，人類的哀憐的同情，也許從往昔喪失直到現在了！

不過，在我們的失望中間，又使我們感到同情力是怎樣的偉大。大家竟不能不同時發生兩種矛盾的思想。當幾個小學生奔過來把他們手裏拿着的錢全都投進到瓦罐的時候，我們的熱淚真要落下來了！我於是相信人類，祇有兒童，是沒有受着虛偽的罪惡所征服；祇有兒童，是帶着福音的天使！

但是，最後，我的撲滿畢竟都充滿了。我萬分感謝，像自己得着人們的幫助一樣。我於是又確信人們是決計不能單獨存在的，人們一定要相互幫着。不過，『不要給他，不要給他』的聲音，還是盤旋在我的耳鼓之中直到現在。

『你們要給人，就必有給你們的』

|| 路加福音 ||



公寓漫畫之一幕

公寓漫畫之一幅

(Y作)

——這篇是我的朋友Y君特爲本書作的——

記得四年前的秋天，當孤芬自賞的菊花，正一行行的陳列在中央公園社禮壇的大殿，任人玩賞的時候，我辭別了母親，獨自來到北京。一個遠遊的孤客，眼看着太陽就要下山去，前顧茫茫，後顧也茫茫，不得已就在且公廨住下了。這家公寓，不知爲何與K省人怎樣的有緣，通共不到十五間房子，到彼K省人佔去了十間。因爲有這許多的同鄉，自然可以免去不少客中的寂寞；所以雖然清晨，臨晚再也聽不到母親的呼喚，可也就不十分想家了。本來一個十八歲的孩子，初次遠去家門，言語不通，免不了要受公寓夥計的欺侮，雖有年長的人照

願我，然而思親淚下，總是難免——可憐的孩子。

一日清晨，正當我倚枕擁衾玄想的時候，忽然聽見院子裏叫罵的

聲音。

「夥計！打臉水。」

「沒有水！」

「什麼？豈有此理！」

「哼！」

「你再哼一聲看！我不揍你這混蛋！」

「你才是混蛋呢！」

「隔壁的房間裏，又發出同樣的喚罵：

「夥計！打臉水。」

「沒有水」

我聽到這裏，滿肚氣憤，再也按納不住，跳下床來，大聲的叫：「夥計！打臉水！」我的臉水還未打來，院子裏已站滿了人，嚇的那個說「沒有水」的夥計躲在屋裏不敢出來。如果不是掌櫃的知機，連忙向衆人賠不是，趕快叫廚子幫着打臉水，這場風波真不知道要鬧到什麼田地。

原來這場風波的動因，說來真是好笑。在先一天晚飯的時候，我來了許多朋友在一桌吃飯，小小的飯盃，不多一會已空了好幾次，小小的菜碟，你一叉，我一夾，不一會也多空了。

「夥計！打飯，來菜！」

七八個人圍着擺滿了碗碟的方桌，談笑着，敲着碗筷，不住的叫着。

祇聽見夥計的應聲，却老不見有人來；K君終於忍不住了，說道

：「要像這樣休息一下再吃到很好，看我多吃他三碗。」

「夥計！聽見了沒有！來菜，打飯呀！」

「來菜，打飯呀！」

那夥計捧着飯盃菜碟，一邊走着，口裏呢呢，喃喃的不知罵些什麼。

「真正可惡極了！看我來收拾他，」C君手裏捧着一杯漱口的涼水在那裏說着。

「你真敢潑他嗎？」K君正忍着笑在問——笑聲還沒有發出，C君的涼水已經潑到夥計的臉上了。

這樣一鬧，我們的飯，自然不用再吃了；這些專欺生客的夥計，當時吵罵過了一陣之後倒也想不出什麼別的法子來對付我們——只好將滿腔的怨氣留到翌晨纔發洩，發洩到第一個叫他打臉水的人的身上去。

A
宿舍前的一夕話



A 宿舍前的一夕話

在黃昏的時候，靜悄悄のA宿舍の煤油燈，都是半明半滅の露着微紅の火焰在等候牠們の主人。K君住在A宿舍已經是整整の兩年。他是福建人，和我認識還在投攷の那一天，說起來，六年の老同學，照例是很親密了；不過，我們自己覺得是泛泛之交，因為他是法律學生，整天在C院上課，『大樓』是難得踏到の地方，所以大家難得有見面の時候，交誼就不會增長上去；校舍の散漫，竟造成了我們無形の隔膜。平時，遇見了，至多大家點點頭或者說幾句應酬話，大家都好像很生疎似的。那一晚，我正到A宿舍去，在大門口忽然碰見他，他似乎感到了什麼，趕過來拍着我的肩頭，操着不純熟の國語說道：

「王君，你今年不是也要離開學校嗎？」

「是的，我們快要分手了！」

「我們雖則是多年的同學，可是我們真難得有深談的機會。不但你是如此，什麼同學都是那麼樣。我住在此地遇着空暇的日子，真覺得冷冰冰的不好受。不要說你，就是同房間朝夕見面的人，也祇是客套幾句，有幾位簡直連理也不理。我真不明白爲什麼大家都存着隔膜——不可理解的隔膜。雖則，我們都來自不同的地方——十八省以外，還有蒙古，青海，西藏，東三省，日本，台灣，朝鮮。固然言語，習慣的不一致，都是使我們落寞的顯着的原因，可是大家都已經做同伴了，大家都已經站在三色的校旗之下了；大家都應該拿他自己算做『北大的人們』的一個；如今呢，在一個宿舍的同伴，都像路人一般，每人佔了一個地方，用布簾遮着，一簾之外，就誰也不管誰；王君，

我真不明白，真不明白！」

「我也是不明白，或者我們先民留下來的閉關固守的遺習，竟應變到幾千百年以後的後人；不過，這也不見得的確，那些偉大的藝術，如同工細的彫刻，塑像，早就完了！K君，我也是不明白，讓這個問題永久是不解之謎吧！」

K君微點着頭。忽然，大門外的一個叫賣果物的老人的喊聲，好象又引起他的什麼思想，他接着說道：

「我想這總是在我們中間沒有使我們團結的吸力的緣故。夫妻間沒有了戀愛的吸力是很危險的；我們現在就到這境界了！一個在美國讀書的朋友告訴我，他在Y大學是怎樣的快樂，怎樣的得着同伴的幫助，怎樣的互相愛着。……：「我們忘記是美國人或者中國人，我們忘記是銀行家的兒子或者木匠的外甥；我們祇知道是親愛的伴侶。我們

在新學期開始的時候，大家——連同新的同學，都携着手，唱着校歌，跳舞着，並且遊行着；那種活潑，親熱的光景，在中國的時候，真難以夢想到。我唱校歌的時候，心裏真充滿着平和的愛，我再也不會想到什麼國界，什麼種族；祇是牠存在我腦筋中間。中間有兩段，你聽着吧：

Bright college years, with pleasure rife,

The shortest, gladdest years of life,

How swiftly are ye gliding by !

Oh, why doth time so quickly fly!

The seasons go, the seasons come,

The earth is green, or white with snow,

But time and change shall never avail

在紀念的日子，從前的老同學，帶着未來的小同學，都來參加。七八十歲的老翁，白髮滿頭，也是很高興的和我們合唱校歌！母校，在他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我真不明白，爲什麼他們是那樣的親密？像我們的同伴呢，離開了學校，就難得想到母校和舊時的伴侶，多年的友誼，『棄之如遺』！」

我真回答不出來；我們站在深秋的晚風裏，相對看着，熱淚已經從眼眶裏迸出來了！晚遊歸來的同學們，在我們身旁絡繹的經過，匆匆的望自己的房間跑去，有些和我們相識的，就照例點點頭而過去了！



戰
後

戰後

自從重砲的聲音傳不到吾們的耳鼓以後，大家都預料戰事快完畢了。這幾天來差不多完全被戰爭的恐慌包圍着；最使吾們驚心的就是景山上駕着大砲的傳說。許多朋友都在戰慄地說着，好像挾着紅燄的炮彈就要從景山上飛射過來，雖則誰也沒有看見大砲是什麼時候搬上去的。傳說終於是傳說罷！一個星期以後，戰事真完了，景山上也始終沒有砲彈飛下來。

大家都好像從戰爭的火燄裏脫出來。當停戰的消息傳到的時候，有許多格外高興的人，都想到C鎮的戰場上去看看戰後的遺跡。於是大家就帶了印着紅十字印記的臂章，乘着不收費的火車，結隊到C鎮

去了。

奉直戰爭劇烈的時候，北京公益聯合會發起組織保衛團，擔任「婦孺收容所」的保護責務。凡是團員都發給一條印着紅十字的臂章。

戰後的景象，在C鎮車站下來的時候，已可以看出來。車站及其附近，都有重兵駐守着，鐵路工廠的房屋和一部份的鐵軌，都受着礮彈的損害；幾十具空着的棺木，在空地上堆積着。

大家騎着驢望戰場走。空氣中遙遙傳過一種戰後的惡臭來，大家都知道戰場到了。平漠的C鎮，已經被掘了好幾條不很深的戰壕；沒有炸烈的礮彈，放過的鎗子以及其他殘缺不全的軍用品隨地都找得到。許多鄉人就小小的發些財：他們拿撿着的礮彈，鎗子，彈匣，水瓶，甚至於不大損壞的pistol，發賣給戰地的遊客當紀念品。一所廟宇的門窗和牆壁都被戰事毀壞了，苦悶的老和尚，在門口逢人就告訴說：

大礮的聲音是怎樣的利害。

許多可慘的遺跡，都被紅十字會收拾去了。不過在戰地的西部，還留着爲了生活而犧牲的幾個灰色的人形，直直的躺着，在等候第二次的掩埋隊。

一所軍事的機關，贖着戰事很劇烈的痕跡。房屋大半是被燬了。吾們進去的時候，在圍牆的轉角，又發現了幾個無名的戰死者，用蘆蓆掩蓋着。院子裏雜亂的軍用的什物和戰血的餘腥，好像告訴說：人們已在這裏互相屠戮過了！

回到車站等車的時候，有許多載兵的車陸續經過着。他們擁擠在沒有頂篷的貨車裏，睜開了沒有睡醒，失去靈魂的眼睛，看着人們在賞覽他們的殺人的工作。車站的一角還留着幾個餘賸的俘虜，帶着恐慌的面色好像是在慚愧，在戰地蹂躪房宅和殺人的勇氣，現在一點也

不在了！

大家都帶着許多戰利品回家去。有許多沒有炸裂的大礮的子彈，都刻着N國製造廠的號記。人們都很感謝N國，因為沒有炸裂的礮彈，已經救了不少爲了生活而戰的兵士了！

「我真不明白那些彼此殺戮的人們有什麼心眼兒！」

|| 安特立夫 ||



客 命 忘 的 國 N

四十二

N 國的忘命客

在 N 國皇太子被刺未中的消息傳來以後的兩星期，學生組織的 D 會，忽然召集一個幹部的會議，因為他們要設法接濟一個受着某種事件的重大嫌疑而忘命到北京來的 X 君。X 君，是一個現着很蒼老的神采的青年。他是有銳敏見解的人，很信仰社會主義；他不僅是空想者，同時在種種民衆的實際運動中間也十分的盡力；他的沈毅和有胆量的活動，就引起許多人的留意——以至於監視。所以，雖則逃過了震災中的大虐殺，却終於在 N 國是站不住，不能不出奔了。

他到了北京，還要想到赤俄去，於是許多人替他籌畫些旅費，所以 D 會也盡了一部分的力量。他在北京的行蹤實在是秘密，大家很

不容易直接的找到他，因為靈敏的N國暗探佈滿在北京和其他重要的城市，他不能有嚴密的準備。他從T城到中國也是冒着生命的危險，有好幾次幾乎瞞不過警探的眼睛而被捕，但是終於安然的達到北京。他得了北大和其他許多同志的援助，現在已經上『到赤都之路』，在作廣漠的西伯利亞的壯遊了。

『少年的人生，無論他的結果如何，都爲着開花，人們不要徘徊不前了。』

== P. Kropotkin ==



二十五

兩 個 哲 學 家

兩個哲學家

北大的人們——當然我也在內，大概都是大人物的崇拜者。凡是大人物來訪問北大或者到北大來講演，總博着盛大的歡迎。在大人物講演的時候，不論他——或她——講的是『哲學問題』或者『鐵路借款的用途的監督』，聽的人沒有一次不是擁擠着；就是平時不大上課的人們，也都很高興的跟着去聽聽；這大概是北大普遍的一種風氣了！

這兩個哲學家——杜威和羅素，尤其引起大家的注意。在講演的時候，我們真有『舉校若狂』的神氣；Auditorium 擠不進去，就連窗台上也站滿了。如果拉住一個在北河沿匆匆走着的人問他上那裏去，他一定回答你說：『到C院聽講去！』。西洋第一流的哲學家，在中國，當

然是要受崇拜；所以跟着羅素來的B姑娘也天天忙一個不了，而杜威小姐也被彼聘爲英國文學系的『美國政府論』的講師了。

杜威在他的本國，有時竟會受着這樣的批評：

『He is not so famous like Bryan or Chaplin』——見上海的 Weekly Review

於此，足見崇拜物質的美國人，對於學問是怎樣的輕視，崇拜大人物——學問家——的我們，也大可以此自豪了！其實，他在中國，也許會像美國人歡迎李鴻章的心理一樣；不然，爲什麼他勤勤懇懇在中國講演了兩個整年，留着的祇是些講演錄和筆記呢！有一位Remer先生說過曾經觀察到這點而說過幾句有趣的話：

『No one has attempted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ideas of Prof. Dewey that are useful in China to-day and those that are not useful. No one has raised a voice to say that they may be harmful. But it is perhaps too soon to find any further effect

than the first one. The Chinese are too polite to Subject the ideas of a guest to critical analysis.....」

的確，大家都是太客氣了！真是太客氣嗎？

羅素雖則被英國的 Gentleman 所藐視，可是他也帶着幾分 Gentleman 的神氣。聽說他在橫濱動身到中國來的時候，有許多新聞記者圍着他，拿着照相機向着他，他立刻拿起了手杖擲過去，因為他很不願意人家來擾他。如果杜威在那時候，我想他一定很和藹的去應付環境，一定不至於就因此而生氣；這是兩個哲學家性格和主義上顯著的區別。在羅素講演『哲學問題』的那一天，聽的人是一樣的熱鬧，的確，窗台上的人，真站滿了。哲學問題本來是不很容易聽懂的；所以到後來人就漸漸鬆動起來。在那時我聽見了一段很有趣味的 Dialogue。這種談話，幾乎隨時可以聽到，在講演的時候。

『羅素和杜威誰有名？』

『大概差不多罷！』

『什麼是實證主義？』

『誰知道！』

『走罷！反正『哲學問題』總要印出來的，聽牠幹什麼！』

『走吧！』

於是幾個人就立起來，擠出去走他們『到自由之路』了！羅素留着在中國，一樣是幾本講演錄。杜威是平平安安的過了兩年纔回去，他却染着了一次劇烈的肺炎症和受着許多異派的評詆；這正是他不幸而又是大幸的地方。



會 德 進

六十二

進德會

要救濟一個心靈上犯着過失的人，或者要阻止一個人陷到不醇潔的境地裏，的確是不容易。關於道德和性格這類的東西，決不能拿規律，誠條和文字去約束人家：這是一件顯而易見的事件。一個好賭的人，如果他的錢還賸着，要他的手整天的閑着，大概是不可能的。不可抑制的生活上的不良化的習慣，決不能關在心靈的牢獄裏；強制的結果，就要使輻破門而跑出來，做出比先前加倍的放任。我們不能不承認蔡先生的苦心或者是失敗了；不過蔡先生的苦心是永遠不會忘記的。又從這上面知道人類是怎樣耽於放縱和肆惡，除了他自己的天良是發現了，誰也不能改正他的過失。

蔡先生發起的進德會，成立於一九一八年。牠的宣言書很引起許多人的注意；同時，外國報紙上也都傳譯到。牠的會員有三種：

『甲』 不嫖 不賭 不娶妾

『乙』 在前三戒外加： 不作官吏 不作議員

『丙』 在前五戒外加： 不飲酒 不食肉 不吸煙

甲種純粹是日常不道德生活的約束；乙種含着些打破社會的因襲的舊觀念的主張；兩種則完全是過於高潔的特殊的道德的嗜好，和清淨的宗教思想有些接近了。

在那時候，北大的『嫖』『賭』的確是著名而且普遍得很。像蔡先生宣言書上所說起的『兩院一堂』，『探艷園』，『賭窟』，『捧坤角』，『浮艷劇評』，『花叢趣事的策源地』，有許多或者竟是真的事情；『娶妾』在『大學堂』的教員中間，或者也是普通的現象。自從進德會成立之後

，教員們都接到一張進德會的空白入會證書，而日刊上也在天天宣布會員的姓名：這件事本來含着些無形強制的意思。有許多人，正是犯着誠條的人，恐怕會員錄上沒有名字有些不好意思，所以就題了名去騙他們的朋友和自己。學生中間大概也是這樣。簽名的人天天多起來，似乎嫖賭和其他真正不道德的惡風應該少下去，但是實際上不見得是這樣容易。死命在那裏『捧坤角』的人，誰肯因為簽名而失去他們的熱念，在十點鐘以後出前門的人們，那裏會滅滅他們的興致：這都是我自已看見的事情。在那時，進德會竟然是人們互相談話中間僅僅輕描，淡寫的帶着的一回事。

『你也入了嗎？』

『早簽名了！』

『孫××那裏大概是少去去了。』

「誰理牠呢！真要做道學先生嗎？」

這是那時我在 A 宿舍聽到的一段公開在朋友前的平淡的談話；同學本來大家是不忌憚的，要說什麼就說出來了。誠條的約束，簡直發生不出多大的影響，放任的不醇潔的事情，依舊是自由的發育着，或者竟因為些微的抑制而得着更利害的反動。

我所說的都是前幾年的事情；現在進德會早已無形的消滅了，牠究竟有沒有留些暗示在北大的人們的心底，誰也不知道。不過，在北大，這種強裂的放肆的現象，好像近年來也漸漸的不很普遍，聽說「嫖」，「賭」這類事情祇是幾個人在那裏耽好着。有許多人都很詫異；他們不明白爲什麼進德會消滅之後，惡化的生活反消滅下去！有人以爲這是近年來思想轉換所獲的收成出於內心的覺悟，出於藝術學說的勃興的陶融和啟示，決不是誠條約束的效果。大概這類話也許合着事

寶。摩西的十誡不能使許多教徒免於作惡，進德會的失敗也許是當然的事情吧。不還蔡先生的苦心是大家不應該忘記的。

字第

號

進德會入會願書

字

係

省

縣

年

歲現入北京大學進德會為會員格遵左列條戒約

一不嫖

二不賭

三不納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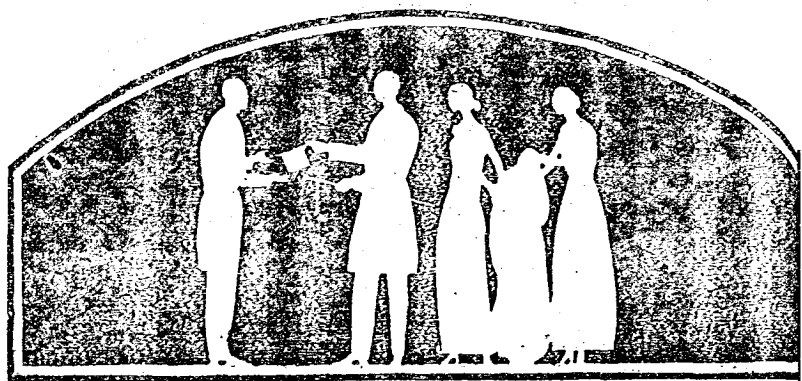
具入會願書人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舞
台
的
生
活

二十七

舞台的生活

一九二三年的二十五週年紀念日，有許多有名的劇本，在C院的舞台上表演着。他們從演劇的一個月之前預備起來，時間似乎也太短促些，雖則都是些短的劇本。藝術家的養成，決不是朝夕的事情，除了天才以外，全賴着悠久的訓練。沒有訓練，決不會產生出好的藝術。

在人才這樣豐富的北大，要找幾個演劇的角色，人家想起來，當然是很，很容易的事情；但是事實上不見得是如此：一個重要的角色，有時費了很多的時候，還難以找到一個適宜的人。藝術的訓練，的確是很不容易；忠實的藝術表現者，總應該相信這句話。

參加『兩副面孔的奴隸』的C君，是我的一個天天見面的朋友，所以我常常跟着他去嘗嘗第一次嘗着的新生活——劇人的生活。他們演的是一本很短的象徵劇，中間有九個角色，三個是重要的。每星期大概有兩三次的Rehearsal，可是他們已經忙碌得不堪；擔任導演的Dr. Od——，很替他門盡些力量，排演的時候，他自己總上台把姿勢，音調，面部的表現演給他們看。劇中應該有三四個女角；但是在北大，竟找不到肯和男子同演的人，所以男子就終於穿了女子的衣，說着女子的話上舞台去作不忠實的表現。

後台的紛擾，混亂的情形，真使我吃着驚嚇！化妝室裏，人擁擠滿了，顏料，假髮，梳粧具，和飾物擺滿了一屋；衣服，鞋，帽，什物也是隨處亂堆着。有時爲了找一根馬鞭，就把所有的東西亂翻過。雜亂忙迫的情形。竟要和歐洲資本家喧傳的俄國革命時代的狀況一個

樣子，如果腦筋裏想像得到。

輪到他們上台的時候，他們過於驚慌，倒反而鎮定起來了。一個月的練習，究竟嫌太短些；所以 Mrs. C——在幕後提示的聲音，幾乎使在前幾排的觀象都聽得很清楚。

許多演劇的人，都很缺少面部的表情：這本是中國人普遍的遺憾。不說一句高興或傷心的話，都現出差不多的樣子；內心的感覺，傳達不出來，所以就難以引起觀衆的興奮。這也許是沒有天才和缺少訓練的緣故吧！

因簡就陋的舞台，和粗製濫造的背景，台幕，以至於種種服裝和器具，當然要使他們表現的藝術減了不少的色彩；並且還要惹起一部份觀衆的厭惡和不滿意。因為沒有 Foot Light 所以舞台的前面，挂着兩盞可厭的汽油燈：這是歷來演劇時的缺憾而這一次也終於免不去。舞

台的光線的管理，在這種地方實在是不容易而且人家也不大注意到。



二十八

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

——一個紀念——

啊！北方的冬天，如果是一個可怕的天時，那麼，我們的學校的生日，恰恰落定在那可怕的冬天裡了，在我們的隊群裏，大家都能够記得十二月十七日是一個什麼的日子。當着我們年年和朔風奮鬥的時候，總有牠來鼓勵我們；這日子真充滿着無窮的力量，我們是永遠不會忘却的。

二十五年，無論怎樣，總是年青的標記。牠的過去，不論是墮落，浪漫，或退化，都可寬恕。而況在這短短的時期中，雖則經過了幾番搖撼天地的大風暴，却依舊在牠的散亂的足印旁邊，長出些微的文

化之嫩芽呢！

一九二三年的嚴冬，河冰正凍得很堅實，正是我們的學校過牠二十五週的生日的時候。從東華門到馬神廟，充塞着高興，歡樂的空氣；好幾千，萬的祝壽的人們，遍佈在學校裏；三色的校旗，在寒風裏吹着，顯出牠的幼稚而勇敢的精神。這許多都幫助我們增加些慶祝的興致。

一個在S女校讀書的女小孩，B姑娘，看見我穿着新的衣服要上紀念會，她就嚷着要我帶她去。

『H哥，你帶我去罷！我們的學校也快開紀念會，你要我替你預備一張入場券嗎？』

『你高興就同去罷。誰要看你們的！小孩子的玩意兒，我不要去

。』

「我們也有跳舞，唱歌，表演，文藝……什麼都有。大學生還不及我們咧！」

「別說了！走罷。」

北河沿O院的門口，真是熱鬧得萬分；入場券的碎片，密層層的鋪滿在地面上。B姑娘拉着我望裏擠，她忘記拿出懷中的入場券，居然也進去了。她忽然仰着首向我說道：

「啊喲：我忘記給他們入場券了。我們怎樣進得來？」

「你不看見我衣襟上的條子嗎？我是會裏的職員，要什麼入場券

」。

「那麼我呢？」姑娘懷疑着說。

「你是我帶來的呀！收券的人認得我，自然也用不着入場券。」

「我們學校裏，利害極了！那天正開運動會，我的姊姊掉了入場券

就走不進去。收券的是我們的老師，他一點也不給我些面子，真是氣人！」

我們跟着那許多祝壽的人們一處處的走走。各種的展覽都表現我們大學是一個學術的機關，所以B姑娘就覺得沒有多大的興味。她不住問着我：

「還有什麼呢？」

「到晚上有戲劇演給你看，你等着罷。」

在演劇的會場裏，坐滿了各色的觀眾。大家都在那裏狂鼓掌，要催戲劇早早的開演。八點多，外國語的戲劇上台了；B姑娘聽了好一會，一個字也聽不懂，她呆坐在那裏，過一會竟呼呼的睡熟了。等到「一隻蜜蜂」開幕的時候，我就推醒她；她擦着眼睛，笑着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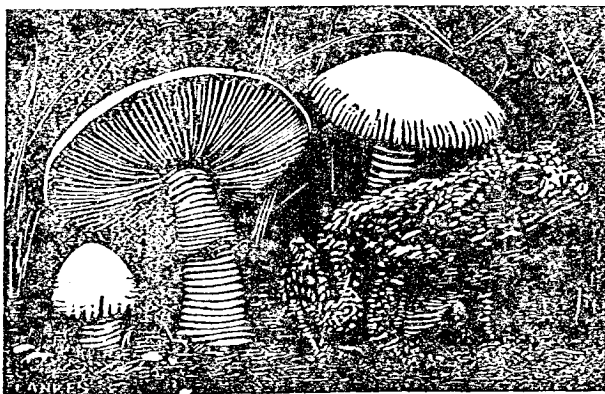
「什麼？演完了嗎？」

「快看中國戲罷！這是一個新劇本，很有趣味的。」

「我還是看不懂，聽不懂！」

「靜靜的聽罷，看罷。」

演到一半的辰光，她真坐不住了。她拉着我嚷着說不懂，定要回去。於是我們就不終場，在人叢中擁擠而出去。跑了許多路，還隱約聽見會場裏發出來的喧呼鼓掌的聲浪；觀衆都是誠心來慶祝我們的學校的紀念，自然應該格外的盡盡他們的興致了。



卷 下

黙 沈

作 川 舍

孤寂者呀，你走着仁者的路：你自愛，因之乎你輕視你自己，只有仁者纔能輕視。

仁者想創造，因為他輕視！人不知道輕視其所愛，人何從知愛呢！

——錄郭譯查拉圖司風拉——

沈默

(斷片的回想)

【一】『你的現象使我憂愁』

一千九百十……年七月十九日正午的時候，太陽直射在猿樂町前的那條微彎的路上，把一切物件的影子縮成到不能再縮小的形態，牠們各各靜悄悄的橫臥在牠們自己的主人的身底下，Y少年靠在那條路傍的一家旅館的樓窗上，正在向外凝望着。他現在什麼都預備好了。到上海去的聯票在昨天已經購得。贈給旅館主人和侍女們的禮物，他也趁着這天上午拜辭他朋友們的餘暇中往『三越』（T市地方的一家最大的 Department Store）去買就了。他倚靠的那個樓窗，便是他自己住室

的窗子。窗子的對面是一個高坂，坂上遠遠聳立着一所風雅的三層樓的日本屋。平時每次飯後都有優柔或急迅的Piano的奏聲從那所日本屋裡跳躍出來，直送到下面Y少年的窗口，Y少年便在窗口享受這些諧和的歌調，這已成爲他的日常生活的一種習慣的藝術享受。如果這Piano有時偶爾不奏，或奏演稍遲，他便感得很深的，不可言喻的苦楚。他今天雖則要離開這個地方，他却依然不肯放鬆這最後一次的享受。他在那窗口向外凝望着的，便是爲那清雅的琴聲的飄送過來。雖然這樣說，他今天的心境，的確較平時有點異樣了。他在這次學期試驗中的時候，滿心滿意的打算把這個暑假便在這地方消度過去；他想在這兩個月的長期中，一面補習德文，一面可到附近學音樂的地方去學習Violin。現在呢，這種計劃將完全丟失了，他怎能不感着異樣呢？

那 Piano 的奏聲還沒有吹送過來的時候，他的臉色上顯然露着惜

別的神色。然而這時他對於已往的追想似乎遠不及對於未來的前途那般用思慮。我趁着他的思想之絲向着迢迢的未來中蕩漾時的這個機會，且把他在讀者面前略略的紹介一下。

Y少年是一個帶些神經質的人，身子非常薄弱，他對於一切外來的刺戟，常常沈默的容忍着，所以他的外貌是很安靜的。他有兩個好朋友，一個叫FZ，一個叫KF。他們在本國都是學工業並且是同學。他們來到了T市，便同住一個旅館裏，在交誼上便更形親密了些。隨後KF要進工廠實習，便和他的朋友們分手獨自上京都去了。KF在那邊可以得到一位V君的照料，V君是他們在本國同校中的前輩，所以Y少年和FZ也很贊成他到京都去。過了不到半年，KF因勞吐血，於是他便抱病歸鄉去了。Y少年和FZ正在忙於預備入學試驗，所以也沒有上京都去拜望他們的病友。他們兩個人的思想那時起了一

種極大的變化，變化的重要原因，固然要歸於環境的變移，然而與當時內國思想界的變動的影響也很有關係。他們同時忽而決然拋棄做工業家的志願，都傾心的遁入世人所謂虛立的文學的道上去。他們兩人常常互相呼喊着：『我們這生世裏沒有餘閑的時間去充當替人類造更多用品的機械的機會了。』他們並不是反對物質，他們初到T市的時候，第一便感到內國物質生活的簡鄙，簡直不可算是人的生活。然而物質享受之外，人類應該還要有所重要的需求，這也就是他們認為自己急迫的需求，也便是使他們變更志願的一個重要動機。這個變更可以算是他們黑暗的生命途上的一個燈塔，把他們的前途照得非常透明了。在他們的思想的改變的途中，他們最先覺得人類應該改去虛偽的習慣；虛偽在他們看來是造成沒有真摯的同情的社會的重要分子。他們也很用力實行他們的理想的誠愛。舉幾個例子說，有客拜訪他們

的時候，他們並不請客喝水，他們以爲客人如要喝水，自己儘可向主人直說。客人臨去的時候，他們也並沒有送客到玄關，因爲這些在他們看來都是無聊的繁文縟禮。那時他們確係得罪了不少人，所以有許多人說他們有神經病的。他們聽了人家的笑罵，兩人反而哈哈的笑了起來，似乎是慶祝他們的勝利一般。他們相顧而笑的時候，用了互表深切的同情的口吻說着下面的這些話：『有趣啊！有趣啊！我們的神經病！』人家在地上碰頭，我們也去碰頭；人家把女子當作自己的玩物，我們也跟着做；人家去做一世豬，我們也去做一世豬：那才不是神經病了！』如果誇大一點說，他們的思想與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俄國虛無主義者的思想相差也不遠，不過他們沒有否認科學，沒有否認人類，沒有否認藝術。他們對於國家，階級，禮儀，宗教等等可說沒有絲毫感情了。他們有許多諱忌的字眼；例如：『國』，『敬』，『先生』，『謝

謝等字他們都不愛用的。在T市的中國人素來不愛人家稱「中華民國」爲「支那」，然而他們因爲要避忌這「國」字的緣故，却很樂用「支那」來替代牠。那時他們的實際生活非常簡單，除了夜間偶或到神保町一帶夜市的書攤上流覽書本之外，時常一起埋首在同一屋子裏作工，幾乎不大出門的。一到星期日，他們——他們當然沒有進過禮拜堂做過祈禱——把一切工作完全停頓了。在電影場「錦輝館」沒有毀燒以前，那處時有他們的足跡，藉此他們可以學習日本語，因爲日本的電影場，都有口音響亮者爲之解釋影片的含義。此後他們或到「日比谷」去聽音樂，或在那里看少年少女們的各種遊戲；遇到下雪的時節，或則往「上野」去擲雪球；不等到市中的燈火替代了夕陽的輝耀的時光，他們一定不會歸到寓所裏來。他們在T市一年多的生活過去得像夢境的一般快。一千九百十……年櫻花時節過去的時候，FZ忽而厭倦T市的生活了，

他不願投攷什麼學校，決計歸鄉去計劃 Paris 之遊。因為那時留法的勤工儉學生正是得勢的極盛時代，據說不用多少錢，便可在法國讀書，FZ 的心被動搖了，不惜別離了他的好友，遂向 T 市的生活分手了。

那天他們在 T 市中央車站分離的時候，Y 少年，淚汪汪的默然不說一句話，站在車窗外，呆望着 FZ，FZ 一時要招呼別的朋友，也沒有時間和他訴述什麼話。開車的鈴聲響了，車輪轉動了，FZ 揮着手帕向送他的朋友們說了一句告別的話，Y 少年同時也舉着帽子，却仍然靜默着。一會兒，車身隱沒了，Y 少年跟着一羣雜噪的木屐的聲音，溜出了車站。他失了 FZ，惘然的歸到寓所裏，一人躺在蓆上覺得什麼都沒有趣味。第三天的早晨，他接到 FZ 從神戶寄來的一封信，他的臉色上立刻露着微笑，這三天來，還是第一次的露着笑容呢！信裏有一段這樣寫着：「車身開動的時候，我真不忍丟棄你。我眼看着一

尺一尺的離了你的時候，我的心幾乎真要碎了。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爲什麼竟怎樣忍心的丟棄了你，好友！我的創傷的心到此刻還沒有恢復呢！我在車中滿想沿途飽餐野景，然而一轉念想到了你在月台上的那般幽悶，那窗外接續的初夏之景竟失了誘引我心的力量。好友！我悔了，我不該離開你；但是你也懊悔在月台上不同我多講幾句話嗎？如果你倦聽木屐兒聲音的時候，那末你也來巴里和我同住罷！……Y少年讀到了這幾句的時候，他默想Paul本來是不可不去的，而況如果有他的好友在着呢！有一天他在街上走着，正在想念FZ，偶爾見到在一家書舖門口攤着許多外國語獨修的書，於是他揀了一本“Frangais Sans Martre”，買回寓中，不時的翻讀，這事在他彷彿是整備到法國去的意思。過了那年的春假，他也慣於獨人的居住了，他的生活也成爲一種較有規則的了——這規則一字並不含有無聊，單調，乾燥的意義，

却是一個安穩而有興趣的代表；意思就是說，那時他已經攷入U校，頗能安心讀書，因為在T地方的學生找不到正式的學校，才是一件最感痛苦的事。他入了學校後，時常寫信給他的父親，訴述他在校的情形和功課的忙迫，有時他還要說及他的身子有點不能支持繁重的功課。他的父親知道他是很單弱的人。他一人獨居外鄉，他的父親本來有點不放心，所以他的父親很想暑假裏見他，且曾經再三函催他歸家去一躺。但是Y少年一方面固然爲了要實現他在暑假中學音樂和補習德文的計劃，一方面又怕歸了家不能再來，因為他從父親的信中早看出似乎含有身子不健的人不必在外國讀書的口氣，所以起初他很堅決的拒絕了他的父親的要求。唉！世界上最奇怪的便是父母愛子女的心了。他的父親不知道爲什麼定要見一見他的兒子，後來知道他的兒子有想往法國去的念頭，便趁這件事寫信給他，說他無論想留在日本

讀書，或到法國去，都應該先回家走一趟。自然，他是很愛父親的，更被法國去的夢所迷惑，他立刻答應他父親的要求了。

前邊我們所見的便是他要離開旅館去趁下午四時神戶行那次列車時前的情形。他在窗前把未來的道路胡思亂想了一回：『繼續的留在日本呢，到法國去呢，日本雖則沒有厭，法國却是更新鮮了……法國去罷……法國去罷……如果一時不能到法國去，不妨在國內預備……何必一定要留在這里呢？……決意不再來了！』其實他早有不來的決心，因為他，除了不能攜帶的書架及桌椅之外，把一切都收拾在行裝裡了。他又繼續默想着：『這樣匆匆離了日本，不太不值得嗎？』忽而看見旅館間壁那家人力車店的一個十四五歲的少女，背上披着散髮，穿了一條學生用的大紅裙子，手裏提着一個綵布的書包，遠遠從學校回家來，她一進門便喊着母親，Y少年於是又想到自己沒有幾天功夫

後也可看見母親的笑容了，他的頭腦裏又盤旋着：『那末離開日本有什麼不值得呢？』一會兒他又想到：『日比谷不能再去了……常去看中國報紙的那個青年會也不能再見了……』上野，芝公園，K校，三田，等等的幻景在他的眼前實現了一回。

他便沉思起來，沉思起來，他的神經正如墮入雲霧裏的時候，他的陽光忽而來了。把他的腦裏的一切思想完全趕走了。讀者諸君一定能夠猜得他的陽光便是指對面日本屋裏的Piano的奏聲。那時他的沉思一變而為興奮的靜默了。

他原來是不懂音樂的，然而音樂的清歌環繞他心頭的時候，比什麼都有引力。他可以忘却一切，忘却世界，只要有音樂來伴着他。他對於這個Piano尤其有興趣，不僅僅爲了可作每天兩次飯後的良好消遣，却因爲地勢的關係，琴聲彷彿來自天空，並且不知道彈手是怎樣的

一個人物。

他正在用心享受他最後一次的琴聲的時候，有人在室外用着柔和的聲音叫着「Y君！Y君！」他卻沒有聽到。他的紙糊的格子門慢慢移開時，只見一個中年婦人現了出來，她再叫了一聲「Y君！」，Y少年回轉頭去看，原來便是旅館主人。他立刻說道：

「喔，對不起，我正在出神的聽音樂呢。」

「謝謝你，送了我們這樣貴重的東西。」她帶着日本女人獨有的溫柔性質說着。一面進了屋子向他行禮表示謝意。

「不值掛齒得很。一年來蒙你們照應，我非常感謝。」

旅館主人一面又說了許多謙遜的話，什麼招待不週，許多失禮，什麼幸而你的脾氣好，隨後她又說道：

「Y君，你回到了T市，求你仍舊照顧照顧。」

他便回答說：『我大約不再來了，不再到日本來了。我很可惜不能再來這裡住。』

『啊，真得嗎——你不說笑話嗎！』她用驚奇的口吻說着，却顯然含着叩問他爲什麼不再來的意思。

『恐怕一定不能來了。』他說這話時自己也覺得是敷衍的話，實在他真也說不出不再來的理由來。旅館主人在這種地方當然是很靈敏的，也不再爲難人家了，她馬上談到別的題目上去。

『Y君，你的行李都收拾好了嗎？』說話時她的眼光便移在蓆上的幾只已經縛好的柳條箱上，『別把東西留落了。櫃子裡都看過嗎？』

『都收拾好了。』

正這個時候，有一種沉遲的拖鞋聲——嗒——嗒——的從遠遠樓梯那邊移近過來，這種脚步聲素來爲住在這旅館裏的客人所注意。輕而緩的

，好像有韻的脚步聲很顯然表示爲一個怯弱的女郎所獨有。這位女郎便是旅館主人的養女。旅館主人自己也是養女出身，後來有沒有嫁人或則另有別的故事，這時的人都說不清楚，總之現在她沒有丈夫，祇伴着她的義母和這位女郎開設了這個旅館。這位女郎大約有二十歲左右，長得非常動人，聽說有點肺病，所以臉色上常帶着慘淡的白色的美。她平時坐在帳房裡招呼客人進出的時候很少有笑容。她並不愛多說話；說話的時候，却先作嘻笑聲。人家一見了她的笑容，便忍不住也要笑將起來，她的話於是愈說不出來了，臉色也漲紅了。因之有人說她的安靜是矯揉造作，不是自然，這或許也有意義；不過，你想，一個病弱的女郎平時一切自然的興趣均被病魔所征服，逼於強力造成一種外表的安靜，難道她有永久保持這種安靜的義務嗎？但是，無論怎樣，凡是在這個旅館進出的人，都很讚美她的美。

這位女郎走近Y少年的房門口時，她便笑了起來，同時柔聲的說道：

「Y君，謝謝你送給了我們這許多珍品。你真今天就要走嗎？趁幾點鐘的列車呢？」

「四時許開行的車。」

「那末什麼時候可以回到這裏來呢？」

他正要回答她，她的母親便嘆息似的對着她說道：「剛才Y君說過，下半年大約不會再來了。」

「是嗎？那一定是你母親的主張，Y君，是不是？」她帶驚疑的神氣問着。

「對了，正是這個緣故。」他又朝着旅館主人說道：「一會後，請你托夥計雇一輛車把這幾件行李送到中央車站去。」

她答應了後，母女兩人便下樓去了。

那天下午四時許，T市中央車站的月台上，有十幾個朋友站在神戶行的列車傍送着Y少年。不久，列車飛奔在郊外的時候，他的腦筋裏又被未來的問題全般的佔據了。他心裡默念着：

「你的現象使我憂愁。」

【三】擲骰的運命

Y少年先回杭州去望他的母親和弟妹。他一到杭州便遇見了FZ，知道FZ赴法的計劃已經失敗了。第二天他們又相約去廣濟醫院看他們的病友KF。KF住在第X號的一等病室裏，並且有他的母親同住在那里服侍他。他們從KF住的病院走出門，相互嘆息着，因為KF已成第二期以上的肺病了。

一個月的平淡的杭州生活過去了後，Y少年便上北京去看他的父親了。

在一個晚秋的黃昏中，他投入了灰色的北京城圈裏。北京於他是一個新鮮的地方，自然，什麼於他都是新鮮。他從小沒有見過的駱駝

及驢車在他忽然變成了好印象。他沒有來北京之前，早聽見過朋友們說起北京社會的壞，所以他起初很有點害怕，現在他目擊北京了，他的害怕的心理却完全消滅了。他以為那一個社會裏沒有壞的方面，如果不去理會牠，在個人總不至於住不下去。

Y少年一時不能赴法，便決計留居北京。那時北京的學校都已招生過了，他也不能進去。到第二年暑假中他才去投考P校預科。他在國外時便聞名P校好久了。

舉行入學試驗的第一天，他一清早就起來。離攷試時間前一點鐘，他便雇車往P校C院去了。他進了校門，見有許多和他同類的人已經先到在那邊。有的人坐在階級上孜孜的看書，好像今天的攷題就在那一頁上，——這不是笑話，巧的時候確有這種巧事。有的人站在那里向前瞪出兩個深陷的眼睛呆看着，很可表明他昨晚沒有得着好好的睡

眠。有的人在那里嘻笑談論，這一類人物却不容易推想了，或則有兩個說法比較確實一點：一種人，大約他們胸中早有把握，把這樁試驗看得不算一回事；還有一種人，他們自己也知道自己，不要說這樣匆匆的看一二小時的書於他無益，就是再看一二年也沒有用，所以樂得在這樣美麗的夏天早晨裏尋尋開心。隨後，來的人愈多了，聲音也愈嘈雜了。

嘈雜的聲音中常常聽得最清楚的幾種，便是：

『Mr. A. 還有幾分鐘？』

『七分！』這脆而尖的回音，打動了不少驚悸的心魂。

遠處也有聲音：

『還有四分罷，Mr. B.~』

『差不離。』

『現在還有幾分？』

『快到了。』這時人人的呼吸有點緊張了，人人的心有點顫動了，好像婦女們送着丈夫出戰一樣的驚慌。忽而一個急搖的鈴聲，布滿了全院的空間，於是雜亂的聲音也漸漸消沈下去了。

消沉……靜默……靜默……消沉。

『怎麼，過了十分了。』『我的過了十二分了！』這幾種聲音，把那些正在焦急的懷疑的心一齊打動了。在人羣中於是又漸漸激起了噪聲。同時又可聽得一陣一陣詈罵的聲音：

『可惡！』

『不守時間！』

『豈有此理！』

一直等到發卷子的人走進空場才把這些噪聲止住了。

進了政場，便覺得空氣的嚴重了。莊嚴啊！莊嚴啊！數千百的運命，都忍聲吞氣，不作一聲的寫着供詞，預備受審判。全場中只有筆在紙上活動的聲音可以聽到。

Y少年也如鴨一般的坐在那邊寫他的供詞，寫完了後，正想重校一遍，偶然抬起頭來，看看有繳卷的人沒有。他的眼光剛巧和他的傍坐的那只正在擱着筆的鴨的眼光相交了一下，他便向Y少年低聲的說了一句：

「喂，朋友，文言翻譯白話的那個「天下」怎麼翻呢？」

「大約是「世界上」罷。」Y少年也不是故意要去幫他的忙，却僅隨口的答了一句。那可不行了，一位長着鬍子的監政先生，好像守着捕老鼠的貓一般，一聽到Y少年那邊發出嘖嘖的細聲，立刻趕走過來，對着Y少年帶責備的口氣說道：

「不許問人！」

Y少年聽了這話，氣憤極了，馬上拿着卷子去繳了，也不重看一遍，神氣中似乎有對着監攷先生說這話的意思：「公公平平的盡你的責任罷。」

第二天他不願早去等候，所以扣準了時間才出門，到校的時候，却已經發完試卷了。發試卷的先生看見了遲到的Y少年，故意頭向別一邊望着，帶着威風堂堂的氣概。Y少年走近了他身邊，起初還不敢作聲，唯恐妨礙他的尊嚴的觀望。Y少年站住了，看看神氣不對，原來那位至少在校辦事二十年以上資格的先生正在怒惱着他的遲到呢！Y少年却没有好耐性去等候他的消怒，忍聲的說着：

「勞駕，我的試卷呢？」

「什麼姓名？」一個冷而有刺的聲音。

發試卷的先生眼皮也不抬一抬，揀了一本卷子，丟在靠近Y少年面前的桌角上，帶着生薑味的說了一句：「來得那麼遲！」

Y少年這時的心全被攷試所牽引，所以沒有理會這位先生所說的話，他拿了卷子，便直往考場去了。

這次受試驗的人們中，Y少年有兩個相識的朋友也在裏面。一位姓周的，他這次是第三次的投攷了。他平常非常用功，各種功課也都很好，而且兩次的落第，使他更爲發奮讀書。一位姓李的，據Y少年看來，是在這次考試中很有希望成功的人。

但是到結果，Y少年徼倖中選，他的兩個朋友却都失敗了。

他常想：「這種考試比用秤稱雞鴨還要不公平。」

【三】入學的第一天

秋風吹蕩的時節，P校的新學期也開始了。Y少年一進了學校，便處處受窘着，他覺得自己不知落在什麼世紀的鄉村裏了。他雖則勉力安慰着自己，說是初到的緣故，但是他總去不了心中的第一個懷疑，就是：『這究竟是不是一個學校？』無論從那一方面看去，無論用什麼方法去看……以至無論從學生走路的恣態上看來，他都找不出對於這個問題的肯定答案。

Y少年第一天到校上課，心裏便充滿着不知名的愁悶。他跨進了自己的講堂門，便見幾位新大學生早在那邊了。他也挨着號數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他望四周一看，最惹他注意的便是站在靠南的第一扇窗

邊的兩個人。一位頭戴棕色 *hat*，滿面春風，意氣甚高。一位頭頂瓜皮紗帽，眼上架了一付從外看不清楚他的眼睛的眼鏡，帶着預備學哲學的神氣，舉止較前者却溫雅得多。他們那時正在相互請教尊姓大名。

「鄒姓王。」未來的哲學學生用了官場交際的習氣，把頭深而緩的向前一鞠，答着。

「現在投攷學校真不容易，此次投考本校的人有二千以上，但是祇錄取三百多人，你看，真不容易呢！」戴棕色 *hat* 的人突然的提出了這樣的一個談話資料。他說到三百多人的時候，嗓子特別提高，好像表示他們都是好容易的三百多人中的分子。

「不過你要曉得現在學生的程度實在也太不行了。而且大學要提高學術，非把入學的程度提高不為功。」Mr. 王，用了哲學的態度，正色的說着。

「對了，對了。」忽而低聲的說，「Mr. 王，你知道今年有沒有女生致上？我打聽了許多人，都回說不知道。」

「哦，有不少人問過我同樣的問題，但是我也不十分清楚。據我的朋友，校中辦事人，說今年北京方面投考的女生一起有十四人，可是程度太糟了，最好的成績祇有四十分，所以一個也沒有致上。上海方面我却毫不知道了。」

「聽說上海也沒有。」這話說出了後，只見他全身從頭到腳滿是失望的神氣，「現在的女子究竟缺少實力……」

說到這里，他們的話被一個年輕的英文教員的進入打斷了。

這位教員的氣概非常英俊。登了講台，他便說了一番關於日後教授英文的事。隨後，他要聽聽學生的口音準確不準確，便日向第一個學生（就是帶有哲學氣味的學生）做了一個眼勢，並且說着：

“Please, try to read the first sentence.”

那個哲學式的學生似乎沒有領會，向着教員彈了一眼，又回轉頭來看，別的同學有沒有什麼動靜。

教員又向他說了一聲：「唸。」

於是他斷斷續續的讀了起來。

他讀的時候，教員的臉色上流露着不很滿意的神色。等到他讀完了一句，教員馬上說着：“Well, next!”並且向戴着棕色Hat的學生看了一眼。

他却支支吾吾的更不行了。

這時Y少年一回想從前朋友中譏笑日本學生的英文發音的怪僻，不覺有點自慚，這在他倒並不可惱；他眼看着同學們自由自在的帽子也不脫下，安坐在講堂裏上課好像坐在車站上的待車室裏等候車子一

樣的神氣，實在有點難受。

Y少年那時對於他的同學們的批判是：『他們好像什麼都知道，同時又似乎什麼都不知道。』

到了正午的時候，Y少年想在P校附近找一家清潔一點的飯店，可是找了好多時沒有一家適合他的意思。隨後，他走到一家什麼叫川館的面前，他望內一張，立刻看見那位面熱的未來的哲學學生正在那里用餐，哲學學生一見了他連忙站了起來招呼。Y少年正在徬徨之間，見了有招呼他的人在裏邊，便走了進去。他們彼此交換了姓名後，Y少年便在哲學學生旁邊一張僅有的空桌位上坐下了。屋內光線雖則異常黯淡，桌子上的油膩却依然能够反照出經過的人的閃動的影子。這時滿屋是人：吃飯的忙着吃，搬菜的忙着奔走。夥計忙極了，後來的顧客也沒有工夫去招待。隔了好一會，夥計才來照顧Y少年。他指定

了幾樣菜後，夥計又招呼別人去了。

Y少年趁着這個等菜的機會，向着屋子的左角一看，有一個中年婦女，滿身油漬，毫不修飾的頭髮上布滿了塵埃，她站在一個大水桶旁正忙着洗碗。這桶水的顏色，如黑水洋裏的水一般的黑，她把不論什麼從客人那邊收來的碗，匙，盤子，都向這黑水裏浸了一浸，馬上拿出，再用那和水同樣黑的一塊方布向一切食具身上輕妙的一擦。這樣經過一番整理的食具又從夥計手裏一件一件的送到別的客人面前。Y少年看了這種光景，心裏默嘆着：『北方老實的商人啊！當着顧客面前，敢怎樣大膽，敢這樣侮辱客人！』

Y少年正在氣憤憤的時候，未來的哲學學生已經餐就，正要出門，一面向Y少年點頭，一面說道：『你等了好久了。可是這兒的口味真不錯，所以老是那麼忙。』

Y少年忙答道：「對啊，對啊。」他心裏暗想：「顧了口味當然不能再顧別的。」

哲學學生走了後，Y少年便草草的完了自己的一餐。他出了門，深深的懊悔不該到這里來吃飯，既而又想到有這麼許多人一年到底在這裡吃着，倒也不聽見天天有人死，所以他也心寬一點了。

這天夜裏，Y少年躺在牀上，把這些零星的印象，重又回想一遍，總覺得這種情形不容易忍受下去。慢慢回轉眼來，壁上掛的一幅 *Ecce Homo* 映入了他的眼睛裏，他於是把這些難受的印象暫時的消滅了

【四】關於 R 先生的一段記載

一個人新到一個地方，帶着異樣的眼光去觀察人們的心理，往往得着錯誤的結果。Y 少年有時也免不了犯這種笑話。

他第一年到了 P 校，什麼覺得都不習慣。

對於他只有一件稱心的事，便是寂寞的北京的城圈裏居然時常舉行外國的大學問家的講演。起初他差不多逢場必到。他去聽講的意思，並不是要研討什麼學說；一半是去瞻仰瞻仰偉大的名人的形貌，一半可說是去消磨消磨時光，或則說是湊熱鬧。

一九二……年十一月七日上午，不到九點鐘的時候，P 校 C 院的 Auditorium 已經塞滿着人，擁擠得擺一個蘋果的地方也沒有。Y 少年

幸而到得極早，並得朋友的照顧，佔着前席八九排中的一個位子。隨後，人數愈來愈多，其中也有西洋人，也有日本人。室內的空氣帶着種種不可名的氣息，使人聞了又頭痛又腦漲，然而大家都忍耐的等着。

不久便聽得遠遠從摒棄在室外的人衆裏發出拍手的聲音，這聲音漸漸的擴大起來，影響起來，室內室外全被充滿着了。大家都知道 R 先生來了。這樣狂熱的興奮的歡迎實在是罕有的事。

被興奮激動了的 R 先生登了台，便開始他的『哲學問題』的講演，却沒有人替他向聽衆紹介或照例的表揚一下。（他固然也不用人家紹介或表揚。）但是他很熱心的講着，大約因爲他得着這數千人的聽者也甚滿足了。

第二天 P 校的 Daily 上登出了這樣的一條新聞：——

「昨日星期，上午十時。羅口先生，在第口院，開始講演；趙君口口，而爲繙釋。本京各校，教職各員，男女學生，咸皆蒞止；中外學士，新聞記者，客僚政客，軍警夫役，稽其數目，約三千人。於玆講堂，及於室外，四門廿窗，俱悉站滿。弘惟大智。方便善巧。現象本體，宣示深奧。衆立靜聽，無少諠譁，饜飮勝義，莫不歡喜，十二時半，始行散會。善哉善哉，講會之盛，近數月來，未曾有也。」

Y少年讀了這段新聞，他心裏感得非常的不快，以爲是侮辱了偉人了。一個世界的偉人，固然不必定要受任何人的崇拜和尊敬，不過用這類筆調去記載關於偉人的事，在Y少年的意思始終覺得是很不應該的，是殘忍的。過了好些時間，不論什麼人都沒有說起這樁事，可是Y少年不容易把牠忘記。

有時他想他的觀察一定是變成笑話了。

【五】太陽落山的時光

大家說着你有數千同學，猜想起來，你一定有許多朋友了，可是事實上大不然。Y少年在預科的二年中，竟得不着幾個相互了解的朋友；雖則他在這個時期中也有很多見面招呼的人，可是他們竟沒有結成好友的機會。

Y少年進了本科後，才得識了一位C君

從C君的響亮的喊聲偶然爲義憤的事發自會場中聽衆的一角裏的時候看去，他似乎不能說是柔和的人，實際他却是一個直爽而忠厚者，認識他的人便會這樣說。

一個新學期開始的某晨，他們都在A院入門口的通告處抄錄時間

表，因此攀談而相識了。不到幾天工夫，他們竟成了好友。

是在一個暖和的春天的下午，他們兩人正在等候上第六時的功課，那時候教員還沒有到校，鐘的長針已經指示在三點鐘的記號上了。

C君便發起的說着：

「我們到C公園去罷。」

「好。」Y少年答道。

他們便挾了書本走出教室，飛也似的從三層樓上跑了下來，雇了車子便直往公園去了。

北方美麗的強烈的春天的下午的太陽矇矓在身子上很易於感想到了夏天了，Y少年的臉上覺得有一點紅熱起來，他便在車子裏叫了起來：

「C君，這不是春天了。我們恐怕已經失了時候罷。」

「你別太貪心了。如果你天天能够得着這種時節也可算幸福了。你看西邊天空裏幾片浮雲從陽光中照出來的樣子多麼美艷呀！牠們也知道春天來到了。你看那幾隻飛鳥的翱翔，牠們也知道春天正是行樂的時節。你看沿路的樹不在欣欣的發放嗎？牠們也知道春天的不可失。難道你以為今天不上課便是失了時候嗎？」

「哦，我並不是那個意思，」Y少年安靜的說着，「我只爲了天氣——C君不等他說完，似乎別有所感的說道：

「你記得我前天在公園裏指示給你看的那雙青年男女嗎？那位男的是我的一個朋友的朋友，他已經結婚了三年了。聽說同他的夫人感情也很好，新近他和那位女子，我們前天所見的，認識了後，他們的感情好似北方的春天一樣，春之初來，便感到有夏意了。聽說他們已發生了愛戀，男的已向他的夫人提出離婚的要求了。」

「女子方面呢？」

「指他的夫人嗎？她，聽說祇是哭着。」

「她答應不答應呢？」

「起初也不答應也沒有不答應，祇是哭着。」

「男的依然的主張離婚嗎？」

「自然。」

「那末哭有什麼用呢？」

「她也知道哭是沒有什麼用的。後來她答應他了。」C君一面又叫喊着：「Romance! Romance!」

Y少年含愁的望着C君，一會兒，又看着自己的車夫的步伐而默想着。忽而他又發起議論來了：「對於這些事，我們，局外人，也沒有什麼可批評。一個人愛怎麼就怎麼，那便算是得了自由了。」

「其實，他們的良心永遠得不到自由。不是別人的不承認他們，却是他們自己否認自己。我見過許多離婚的人，人家見了他們倒沒有什麼兩樣，從他們的眼中看出別人來却好像都是敵人了——他們以為人家不肯給他們以同情。這就是他們良心上永遠得不到自由的緣故。」

他們兩人一路閑談着，不久便到公園了。

進了公園，C君便快樂的嘆着：

「唉，好美麗的時光呀，好美麗呀！我們應該天天拋棄一切到這裏來尋找情人——美麗的春天。」

他們經過了戰勝牌向西沿着那條清潔而正直的路走着。路旁有巨大的大樹夾着，靠右手的一面還有種種的花草用短籬圍着，游人經行過的時候，不時的送給他們不同的香味，彷彿告訴他們現在是春天了。

他們走到了池畔，便在長椅上坐下了。他們望着池中的鴨子。鴨子淺淺的浮在水面上，把平靜如鏡的水面織成了無數量的皺紋，照射在黃金色的太陽光下，又似萬條金龍一般的在泳游着。C君定說這些都是鴨子破壞的現象，Y少年主張這是鴨子的創作。他們把這個問題爭論了好多時間，還是一個爭不清楚。隨後來了一羣年輕的姑娘們才把他們的爭論停住了。姑娘們大聲嘻笑着的從土山那方面慢慢的走過來，一見對岸有人在，嘻笑聲也便止住了。兩方的人都靜默的時候，姑娘們的一羣人便加快了脚步走向別處去了。C君又開始提出了一個別的問題：

「在這樣清靜的地方，固然使我們很滿足了，如果有一個音樂家在此爲吾們彈着提琴，那我們真可算登了仙境了。你也這樣想嗎？」

「我也願。但是我們這個音樂家應該有一個標準。我們所須的音樂

家，不僅是能奏悅耳的歌調和奪魂的吟聲，還要具有感動聽者的靈魂。我願聽處女的清歌，不願聞蕩婦的歡聲。在處女的歌聲中能告訴我們精神的清白和善良。在蕩婦的唱聲中所留給我們的儘是些她們自己的足印，步步留下了她們的毒質。」

「話是對的。不過這是你的標準。我們不該去強求人家來附合我們。」C君突然又提議着，「對了，這兒游人多起來了，我們去兜個圈子罷。」

他們站了起來便向園後走去了。園後有一個丁香花的場，那時花朶正怒放着，把他們的脚引住了。他們走進了花叢中，覺到非常快活，立刻躺了下來。這個地方是他們的新發見。躺在那裏從花枝的空隙間窺着天色，有時覺得天之高遠不可測，有時却好像近在手邊。他們又閑談起來了。

C君說，「我現在非常寂寞，我的朋友全被他們的女友奪了去了。從前我們幾個人常在一起游玩，現在他們的影子也找不到了。從前他們都是滿口主張男女社交公開的人，現在他們自己得了好友，他們自己的社交反而告終了。我說他們全是自私自利，什麼社交不社交，全是爲着自己。」忽而他又笑說着，「幸而你的不在北京，否則我又是獨自在這里了。」他強捉住了Y少年的手，「你承認嗎？」

「承認。」Y少年低聲的答着，臉上露着微笑，似乎有一陣紅的色映了出來。

隨來他們又談了許多關於文學的話，或關於上課的乾燥無聊，或關於學校的各種批評。他們的談論原是無目標的矢，放射在什麼地方，談的便是什麼。所以他們的閑話永遠沒有完的日子。太陽却有落山的時光，這個時候他們的閑話也暫止了。

【六】 一封給 Miss Y. 的信

有一個早春的美麗的朝晨，Y少年照例的走着從寓所到學校的路上時候，在車子裏隨路亂想。他開始便想到圖書館裏的書籍太缺乏了，昨天文學教授講到 Chaucer，隨後他往圖書館去尋找關於 Chaucer 的作品，祇有一本，且被人借出了。他想到這種地方，幾乎氣憤到要哭出來。忽而一輛疾馳的汽車在他車旁飛一般的經過，他的胡思改變了。他又記憶起星期日 Miss B 告訴他的一段話。Miss B 說近來她時常接得不相識的人的信，信裏面小說也有，詩歌也有，自傳也有。她又說有一次她的一位同學接到一篇『寒假日記』，整整有十五六葉，如果用文學的見解看來，這日記在現時的文壇上，可算是上品了，因為確是真

情之流。據說這日記的大意是：

「……：在平常的日子，我還可以照着她的課程表的時間站在樓梯的空處守候她。守候的時候，我預先選擇了一個適當的地位，站在那裏，我預料過去，她從下而上來的時候，可以完全一看她的姿態。然而十之八九是失敗的。因為我正可飽餐她的秀色的時候，我的血跳起來了，失魂似的身子幾乎不能自主，同時又要防着同學們的嘲笑，不能不勉強的佯裝的回頭看着別方，然而她的影比電火的一閃還要快，等我再回頭，牠却不見了。這不是我的失敗嗎？如其天天能够這樣失敗的度着日子，在我也滿足了。……：我還記得有一天，正失魂似的時候，我見她鬚髯笑了一笑，我自己私心猜想着，這一笑是爲我笑的，這整整的一天中，爲了這一笑，使我又激動，又驚奇，又迷惑，而又快樂極了。這夜裏我把這笑的意義，仔細的推敲，結論，我總

以爲她對於我的痴情或有了解的地方。我決定明天碰見她時，如果沒有人在旁，一定要向她說話了。否則，我不是太負了她的一笑嗎？我的決定已經堅定了。那夜我也不想睡了，也不能睡了，祇希望着天快放明。到了第二天，我一早跑到原地方去等候着，時間過早，在這四層的大樓中找不出一個人影，我却耐心的等候着，雖則過了五分鐘好像過了一百年。無論秒數也被數得清楚，她一定要來的。她果然來了，那時我真大膽極了，兩目直注在她身上，一瞬也不瞬，也不願旁人在不在。她正在我身邊移走過的時候，我的嘴唇上已經叫出Me，忽而聽見背後有人叫我，我旋轉頭去，原來是我的朋友田君。我馬上向他招呼，可是我的血因慚愧而沸騰起來了，竟至一時說不出須說的話。幸而他沒有看出我胸中的隱事，我才安心一點。他走開了後，我還可看見她遠遠的在甬道中走着，然而她沒有回頭來看吾。……我似

乎向自己說過，就是永永地在這種幻想中過活着也並不願意……現在呢，寒假了，一切都變換了，人人都去找他們自己的快樂，我呢，我僅有的幻想生活也被奪了。……昨天我偶爾又到大樓去，覺得這個大樓不是從前的大樓了，於我太不適合，我立刻就離開了牠。……今天的上午，我在前門遠遠望見一輛洋車，車中坐着一位嬌好如她的女郎，胸前懷抱着一條小狗，那時我自然而然的站住了。我心想可以借此一償我一個星期想念的痛苦，那知我又失望了，原來不過是個相彷彿的人，並不真是她。……我又起了一個幻想，如果她真也愛狗，那麼我做……也願意。……我除了努力的寫日記之外，極了，坐也不安，立也不安……還有什麼事可以做呢？」

這個日記的後端聽說還有數行附記：

『我寫了這些，如其不寄給你，我寫牠幹什麼呢？寄給你了，結果也不過供人以開笑，你也未見願有所答我。然而寄給了你，我於你也無罪可告，所以我還是寄給你罷！』

日記的末了署着真姓名。

Y少年想到這里，覺得沒有什麼話可去批評。不久他到了A院，進門口的時候，看守門房的人交給他一封信，面上寫着Y少年的姓名。他接了便順手把信塞在外套袋裏，因為他匆匆要去上課，沒有工夫去讀這信。

第一時完畢後，他和幾個同學閑談的時候，他便拆這信來一讀，原來是一封英文文字的信。信中的意思大約是這樣說：

『Miss Y：我是你的同學□□君，也是你上中國詩班的同學。我非常快活得親近你的溫雅。我是一個獨身的人，我很想和一個同你一

樣溫雅的人結婚。如果你願和我通信，請寄西城……」

Y少年讀完了後，忽而笑了起來，在旁的幾個同學讀了這信也伴
着笑。有一位同學笑着說道：「M.M.你不妨復他一信。」

〔七〕政治活動的一幕

這幾天來，校中到處逞着不安的氣象，入門口通告處的牌上貼滿了教員請假的條子，教室中的學生也寥寥無幾，祇有圖書館裏擠滿着人。大家的形式上和精神上似乎滿身是不適意。見面的時候，亦不過談幾句：

「在這種政治之下，我們讀書的亦太不幸了。」

「到什麼時候，我們才能安心讀書呢？」

這種情形，這幾年來在P校裏好像是一種毫不可奇的風浪。外面不滿意於P校，無論是有意識的或無意識的，都以此爲一個缺點。在這種情形之下，逼着義憤的學生做政治的運動，又爲人家所非難，也

是意中的事。然而他們（P校的學生）什麼也不願的。

有一天下午V君遇着Y少年在圖書館裏，V君便對他說：

『你有空工夫嗎？請你跟我到外面去談談。』

Y少年收拾了書籍，跟着V君走到操場裏去，V君一路說着：

『Y！我們正想丟棄一切分心的事，把我們的書本重整一下，那里知道又變成幻想了。你知道今晚我們的團體裏要開會嗎？』

『不知道。』

『今晚的會非常重要，是選舉代表的事。一起應該選出四個代表；在我們的計劃之中，一個南部的派定G君，一個中部的派定D君。我們的計劃是不可失敗的，否則我們的勢力將完全失去。你今晚七時一定要到會。』

『一定。』

到了晚上，Y少年便坐了車子到開會的地方去。會場中已擠滿了人羣，而且會已經開始了。Y少年不聲不響的開了門進去，外套也不脫下，便在會場的後部的空位上坐下了。祇聽見一位身子微向前灣的人站在他自己的位子邊高聲說：

「剛才那位先生所說的我很表同情，但是我們應該看看目前的形勢，我們應該在我們的題目上做立腳點，革命是需要的，不過現在我們不必需要革命這個名目。……」

一位氣喘喘的先生，站了起來說道：

「我們的旗幟應該標着革命，我們不是宣言過不承認惡政府嗎？不管事實是空想，旗幟是不可不鮮明的。」

一陣表同情於這位先生的拍手聲似夏雨般的波揚着。

身子微灣的先生起來申說了：「無論怎樣，用革命做標題在我們

進行上是有損無益的……」話未完，被一陣「噓——噓——」的聲音吹斷了。身灣的先生祇好坐了下來。

主席先生發言了：「這些爭論好在沒有多大關係。我們剛才所議決的就是要派出四個代表，這四個代表應該到各埠去宣傳我們的主張，連絡工商各界作我們的後援。諸君如果沒有別的意見，我們現在就要選派代表了。」

衆人默然不作一聲。主席先生繼續說道：

「現在便請書記分發選票。代表的任務非常重要，願諸君鄭重完成這件選舉的事。」

Y少年得了選票，便把日間V君告訴他的兩個名字寫在上面。

散了會後，Y少年獨自沿着空虛的河岸走着的時候，眼見那城圈後邊的天空中閃着羣星，自然而然的喚起了他對於人事世界的淡漠，

一回想片刻前的事，他驟然喊了幾聲：「無聊！無聊！」

【八】夢的回想

Y少年現在似乎更冷靜了。對於一切他都抱嘆息主義。從前他也信仰過無政府主義，也廢過姓，然而他現在沒有這種勇氣了。有一個時期，他和FZ每天通一封信，現在他幾乎快有一年不知道FZ的住址了。他一想念到這件事，他也沒有話可解釋。他記起了KF祇是嘆息着，KF已病死了兩年多了。其餘的事在他似乎都不值得記憶的。

然而在他的夢中，鬍鬚還戀戀不忘T市。

就是以大地震後而論，他曾經兩度夢見了T市。

有一夜裏，他夢見和四五個朋友，相聚在一間六條蓆子的屋子裡，正在談論的時候，忽而覺得房屋有點微震，街上的小孩已狂亂的吶

着：『地震！地震！』他們連忙逃出屋外……

還有一次，他夢見在荒涼的T市街道上走着，到處都顯着破屋敗垣。有幾所高樓——他現在已叫不出牠們的名字——祇剩餘了牠們的外廓了；裏面，從外面望進去，完全是空空洞洞的。三崎町的電車軌道也沒有了。在高高的九段望下去，髣髴還可見到神保町一帶的淒涼燈影在那里微顫的閃耀着。

他夢醒的時候，暫刻間覺得有點難受。

他現在沒有什麼願望，祇在尋味着人間的庸俗。

◇沈默的一張廢葉◇

寫完了『沈默』，重又讀了一遍，自己也不知道這究竟是什麼東西。比較起來，稱牠爲隨感之類的或許確當一點。然而無論你要稱牠爲什麼，與本質都沒有什麼關係。

這個聲明便成爲一張廢葉了。

——沈默作者——

一千九百二十四年二月，北京大學。

■ 書 後 的 數 語 ■

在整理材料和編輯的時候，有許多地方承我的朋友，Y君，F君，C女士的幫助，我要在此地表示誠懇的感謝。

發行的事務，蒙北大出版部和其他各地的朋友替我盡了不少的力，也要謝謝。

『公寓漫畫之一幅』是我的一個朋友，Y君，的手筆；他在『景山之東』裏是一個人物，這是應該提到的。

出版預告中，還有一篇『猴子和不敢盲從』，現在已經刪去；因為我們覺得這類事情，重提起來，很會引起人家的不快，所以決計不要了。

保衡

一九二四，四，二十，

北京。

『民國日報』是——

改進的前導；

革命的先鋒；

民間的好侶。

發行所：上海，望平街。

□ 景山之東 □ 全一册 定價大洋八角

一九二四年五月初版

著者 一 楚 含 川

發行者 沙 灘 社

印刷者 京 華 印 書 局

沙 灘 社 文 藝 書 局 第 一 種

板 櫥 □ 所 有 □ 不 計 □ 複 製 □

□ 代 理 所 □ 北 京 漢 花 園 北 京 大 學 出 版 部

82

342122

342122